



血染杜李庄

杜大嫂

上册

杜大嫂 (上册)

原著：陈登科

绘图：张 玮

糊塗
藏書



血染杜李庄

(一) 杜李庄是皖北的一个小村子，庄前面有一条通吁胎的
大道，西面多山，沿着山根有一条小河，北流直达洪泽湖，
船只往来，交通便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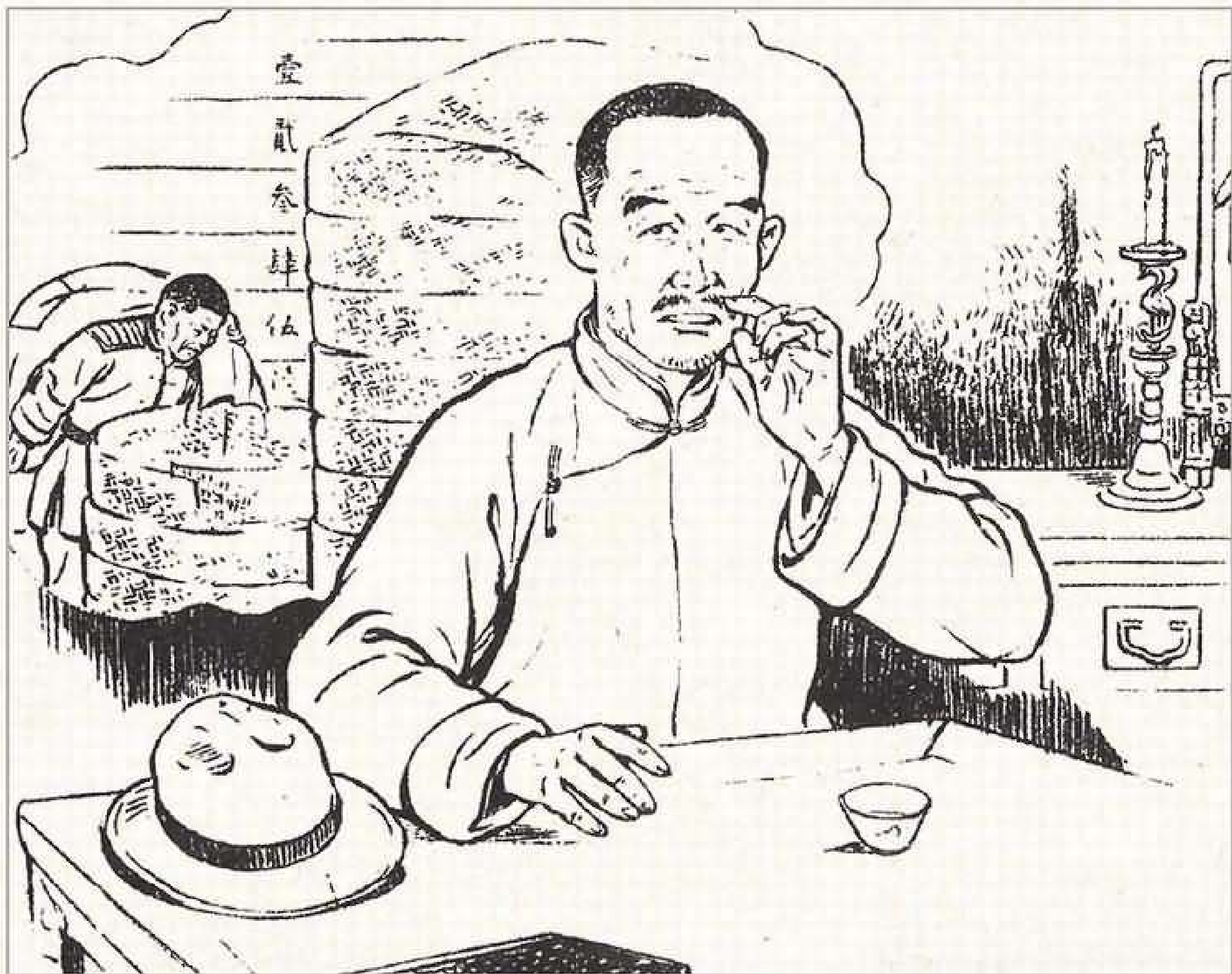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杜李庄全村共有十三家人家，其中十二家是贫苦佃农，租种着恶霸地主王九卿的田地。



(三) 王九卿是邻村王从庄的人，有财有势，在坝桥附近，周围三五十里，提起他的名字，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做过反动派的参议员，依仗势力，欺压乡民。



(四) 杜李庄十二家佃户，每年秋收以后，就得先交租粮。王九卿的算盘一动，各家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所收获的粮食，就都到了他的仓里。



(五)佃户们都是吃不饱，穿不暖，穷困万分。秋后交完租粮，一进十冬腊月，就把门窗一闭，挑起锅碗担子，到外乡去讨饭，一直到来年春耕的时候，才回来种地。



(六)在这十二家佃户里面，有个叫杜得才的，人虽穷却很
有骨气，他常对他儿子杜学华讲：「人不怕穷，要有骨气，
就是要饭，也不要向财主去低三下四！」



(七)一九三九年秋天，皖北一带带来了新四军，建立了淮南民主政权。



(八)一九四〇年，杜德才秘密地做了农会会长，领导杜李庄的佃农，减租、清算，不到二年，大家都过上了好生活。



(九)可是，不幸得很，在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「大扫荡」的时候，杜得才被鬼子抓了去。



(一〇) 鬼子把他帶到町胎县城，用酷刑拷問，他直到臨死，未說一句軟話，也沒掉一滴眼淚。



(一一) 杜学华听说他父亲死了，尸体也没寻回来，连夜就参加了民兵，要替父亲报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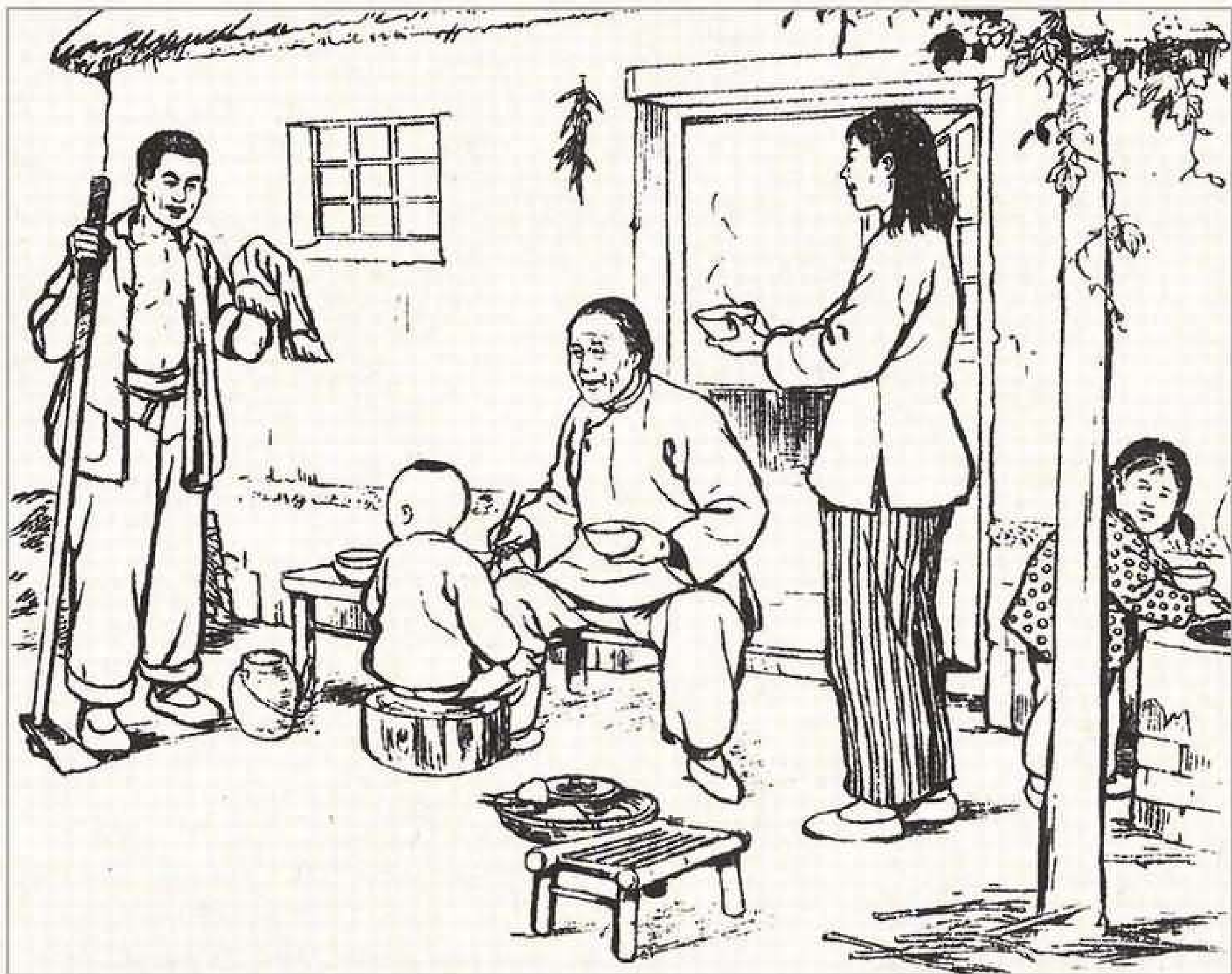
(一二) 杜学华参加民兵后，和同志们不断地袭击敌人，杀死许多日本鬼子。



(一三) 一九四五年，日寇投降后，新四军领导民众，进行土地改革，地主王九卿怕被斗争，逃往明光。



(二四) 经过土改，杜学华分得了田地，一家人才过起快乐的好日子。



(一五) 杜学华的老婆杜大嫂，身强体壮，耕种锄耙，样样全会，做起田里的活儿来，男人都比不上她。自从她家分得了地，她忙得更起劲了。



(一六)一天，她走到地头，看见玉蜀黍长得一人多高，结的棒子有一尺来长，她欢喜极了，就顺手拔了一颗拿回家去。



(一七) 她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，拿着那棵玉蜀黍给婆婆看。



(二八) 她婆婆还没来得及答话，杜学华忽然气呼呼地由外面回来，一个劲唉声叹气的。

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到了明光，王九卿当了还乡团的大队长，区里开会，叫咱们赶快准备呢！唉！庄稼再好，还不晓得吃成吃不成呢！



(一九)杜大嫂一听这话，心里凉了半截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她想：匪军要来，王九卿那样凶，穷人又没活路了。



(二〇) 这时，反动派发动内战，桐城、六合等地都有了战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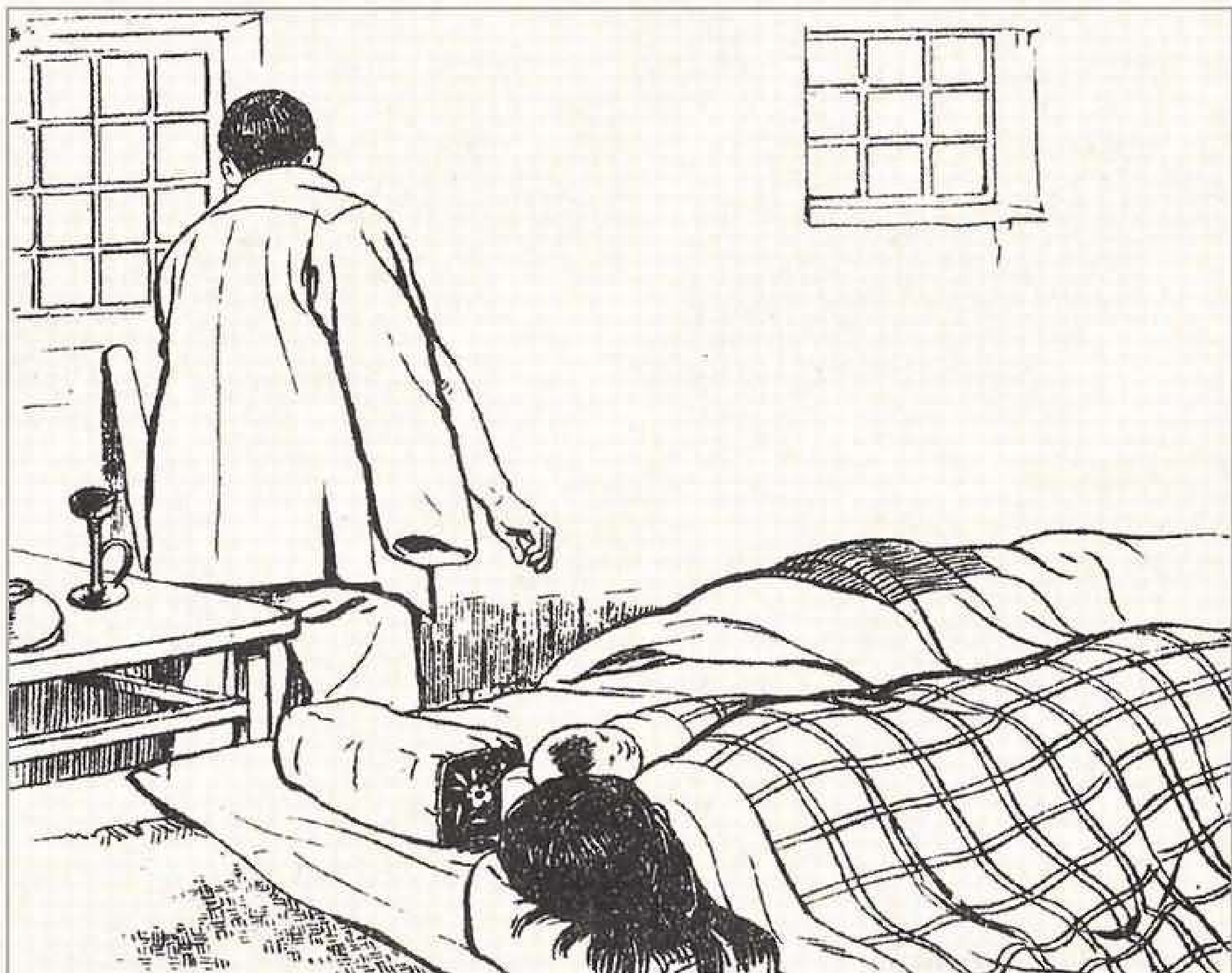
(三二) 过了几天，敌人的炮声越来越近了。吁胎城里的人们纷纷往乡下逃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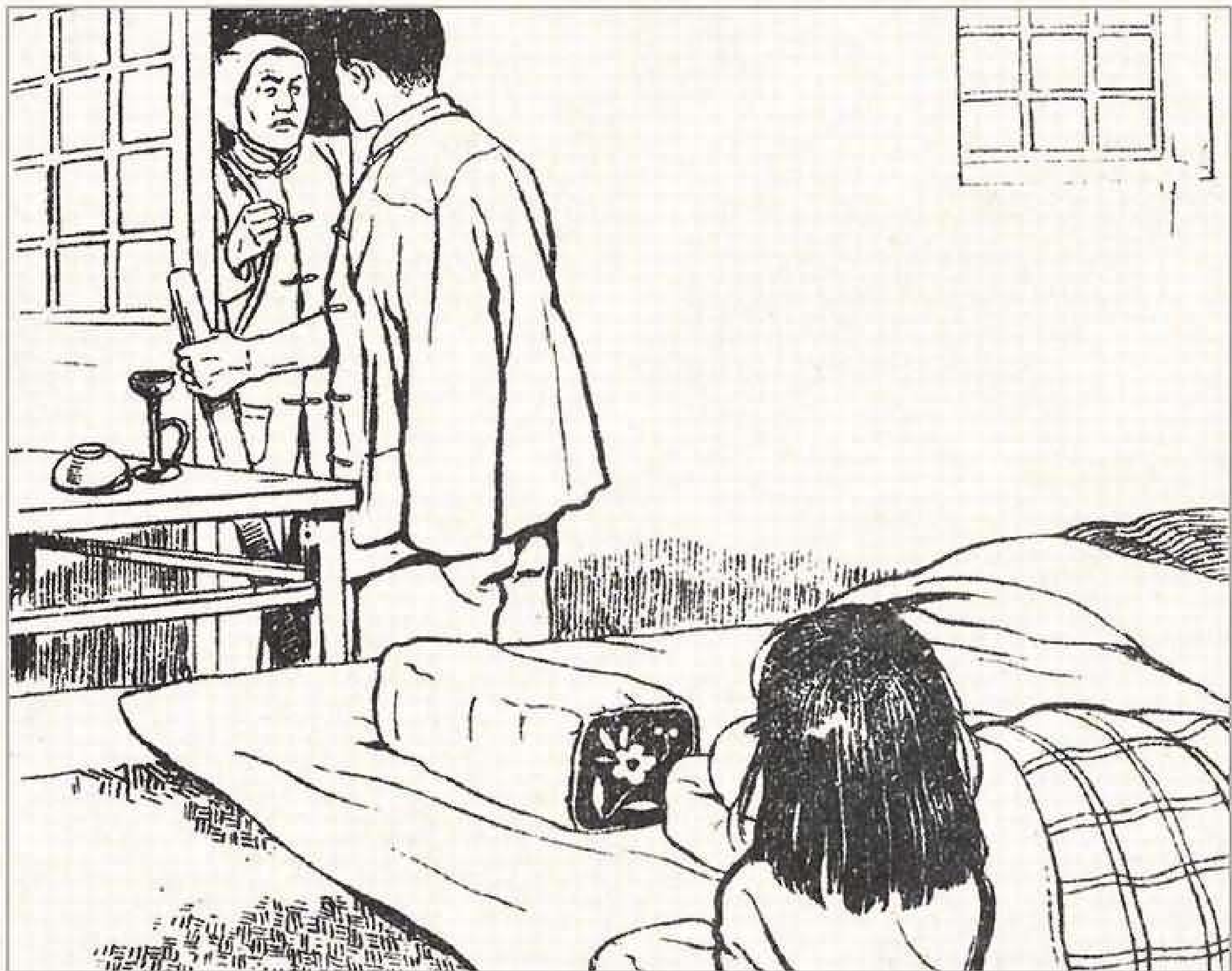
(二二) 杜李庄的人们也忙乱起来，有的窖衣服，有的藏粮食。杜大嫂抱着四岁的小金保，在这家门口站站，到那家去看看，看人家都在藏东西，她只呆呆站在旁边叹气。



(二三) 一天夜里，杜大嫂已经睡觉了，忽然外面有人敲门，杜学华赶忙披上衣服，起身去看。



(二四) 杜大嫂从梦中惊醒，模模糊糊地听得有人叽叽喳喳在讲话：「快！快！快！吁胎被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！前队已到坝桥，赶快走吧！」



(二五) 接着，杜学华跑进屋来，拿起了枪，又慌慌张张跑了出去。



(二六)杜大嫂一把推开怀里的孩子，衣服只伸进一只膀子，也来不及穿鞋，便赤着脚追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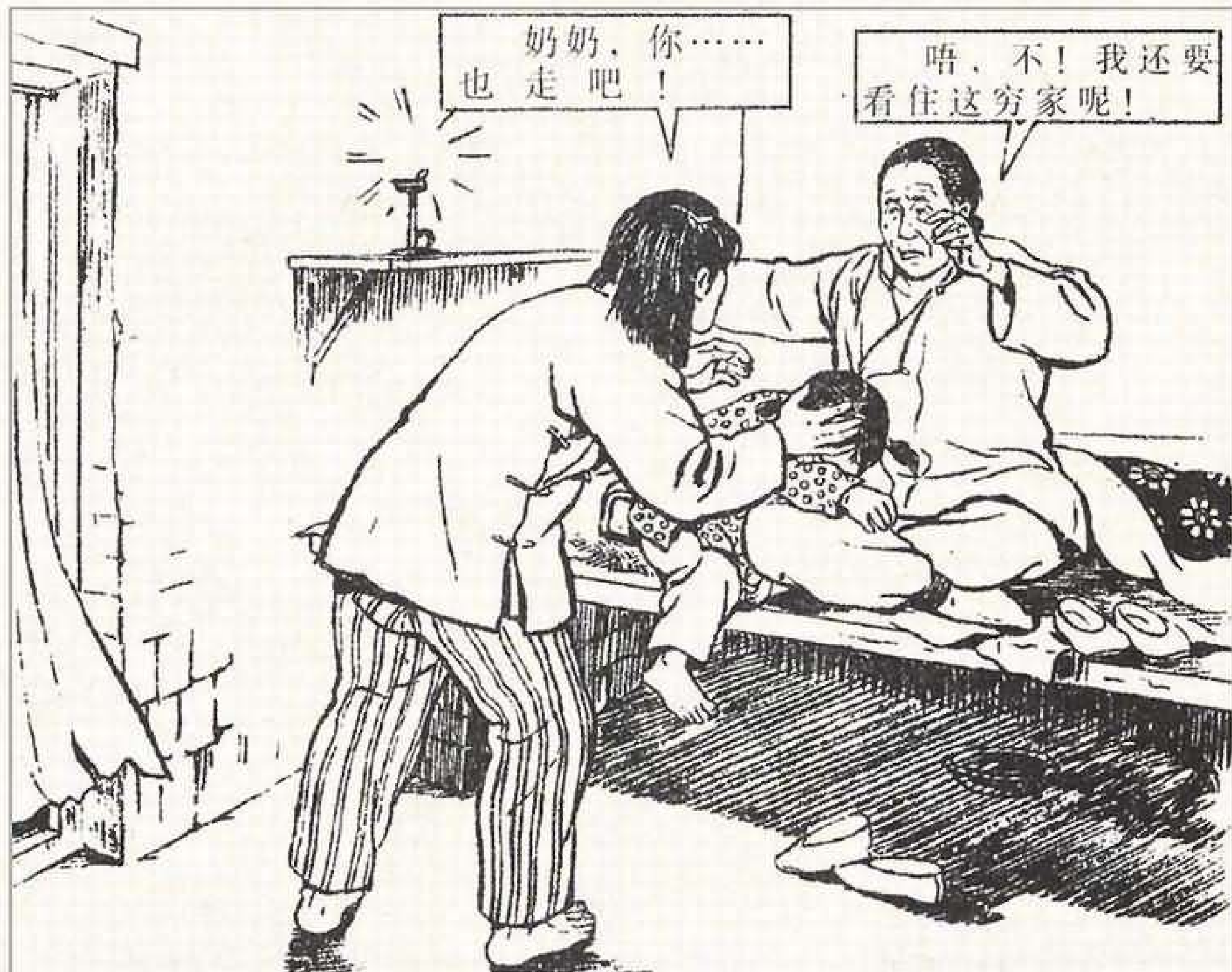
(三七) 她追出门口，已不见杜学华的影子。在雪亮的月光下，她由庄东头跑到西头，急得双脚直跳。



(三八)她正在万分焦急的时候，忽听西南方传来了「轰轰」的炮声，便顾不得再找丈夫，赶忙跑回家来。



(二九) 枪炮声越来越近。婆婆坐在床上吓得浑身颤抖，两腿发软，连动也不能动，只叫杜大嫂带着孩子们快逃。



(三〇) 杜大嫂抱起金保，拉着鸭保，跑出家门。只见满街都是逃难的人，她随着人群，一口气跑出二里多路。



(三一) 母子三人，躲在一个小洼子里，从夜里一直到中饭后，水米没沾牙，孩子们饿急了，又哭又闹。



(三三) 这时，周围几十里全是匪军，到处烧杀抢掠，老百姓叫苦连天。



(三三) 天黑了，杜大嫂大着胆子，向四下望了望，只见各村里火光冲天，黑烟冒起多高，逃难的老百姓，哭哭喊喊，闹成一片，叫人惨不忍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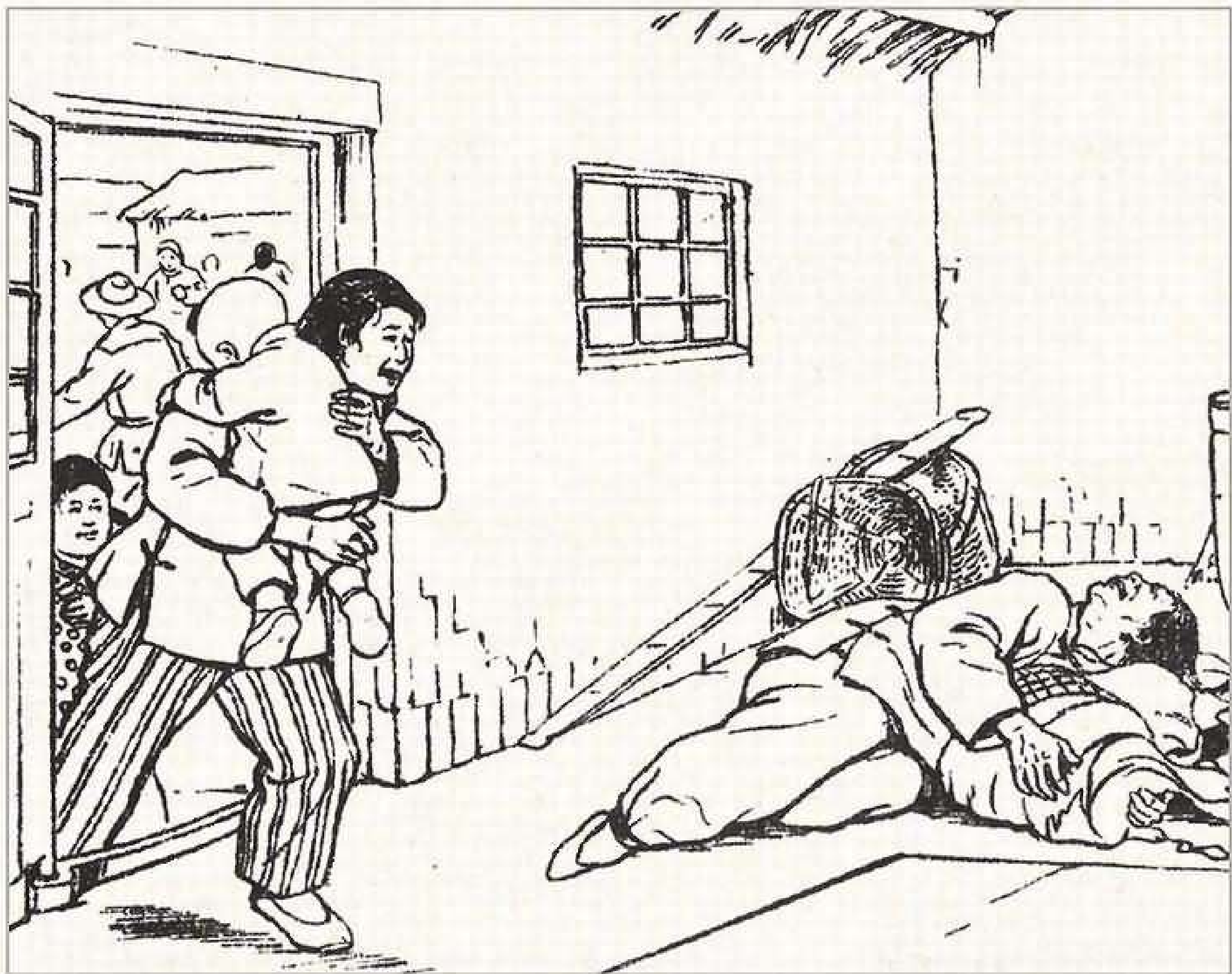
(三四) 杜大嫂的两个孩子，吓得动也不敢动，都挤在她的怀里，他们在小洼子里直躲了一天一夜。



(三五)第二天天亮，匪军走了，老百姓才敢回家。杜大嫂心里惦着婆婆，也慌忙往家奔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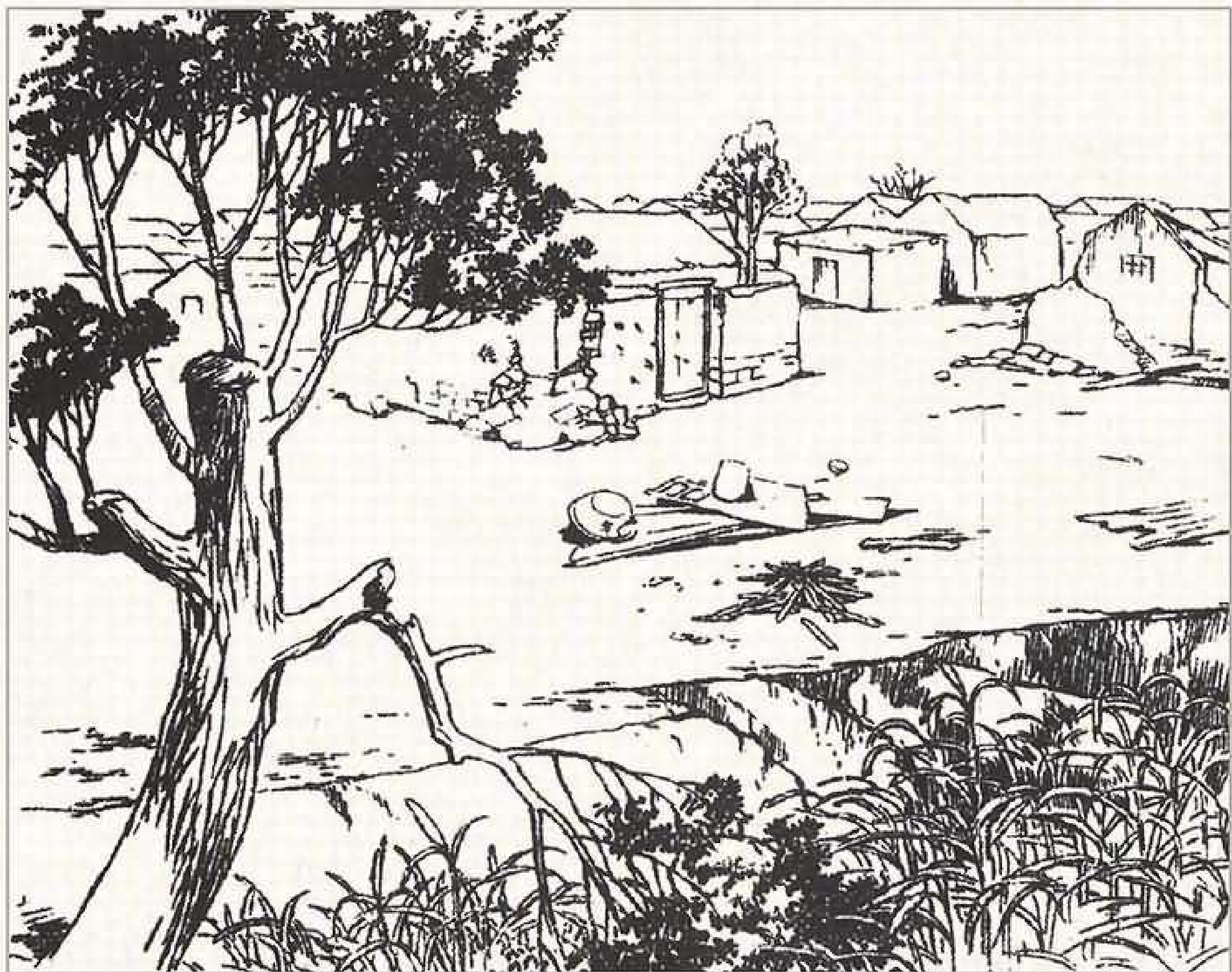
(三六) 杜大嫂一进家门，就见婆婆抱着一卷子被匪军撕烂了的破衣裳，直僵僵地倒在地上，她大吃一惊。



(三七) 她丢开孩子，赶忙把婆婆扶起，搬到床上，从此她婆婆就病了。



(三八) 杜李庄被匪军糟蹋得地塌土平，有四五天街上看不到有人行走，遍地的庄稼，也没人收割，家家闭门闭户，人人提心吊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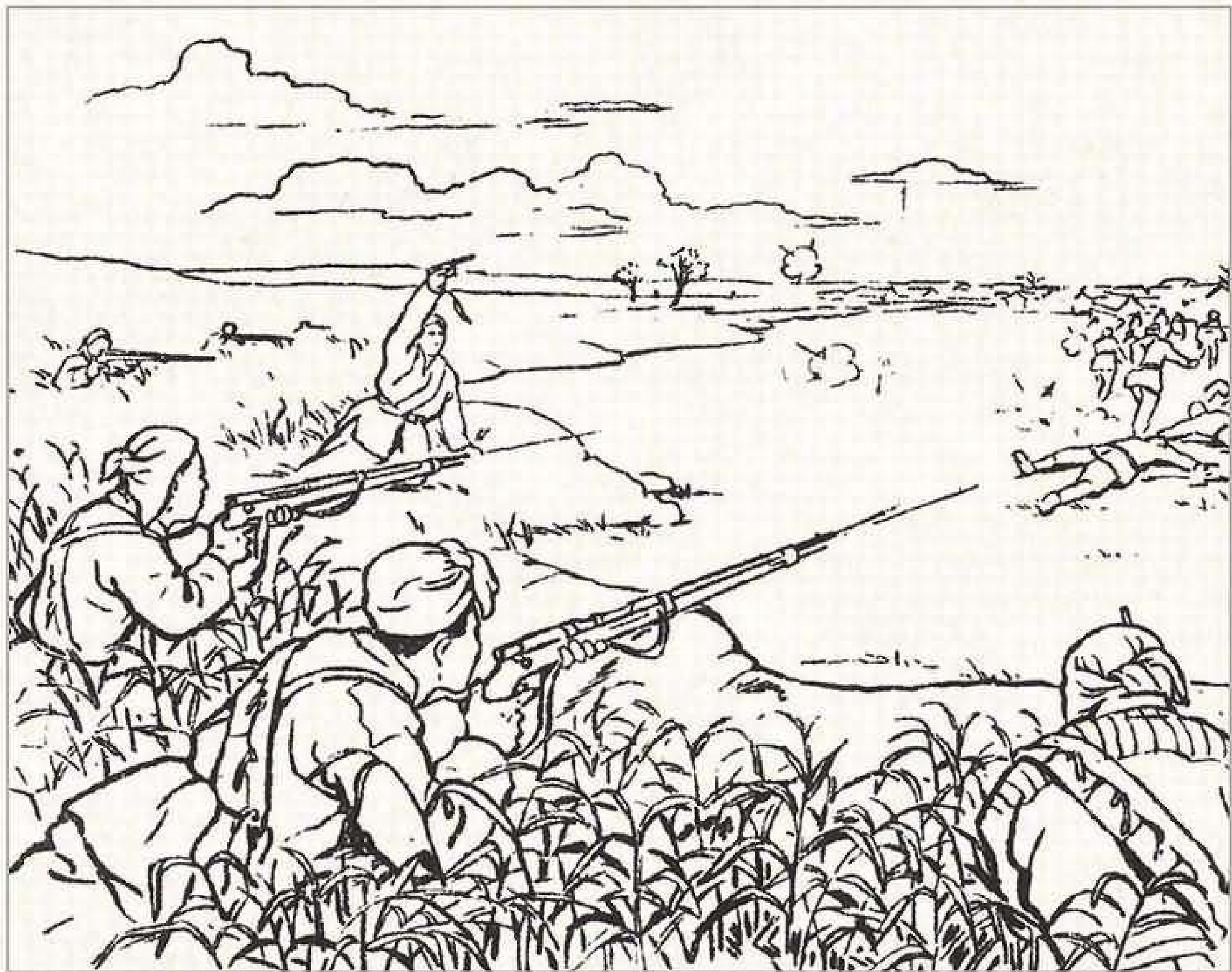
(三九) 一天清早，突然有三十多个还乡团，配合一百多个匪军，四面架起机枪，把杜李庄包围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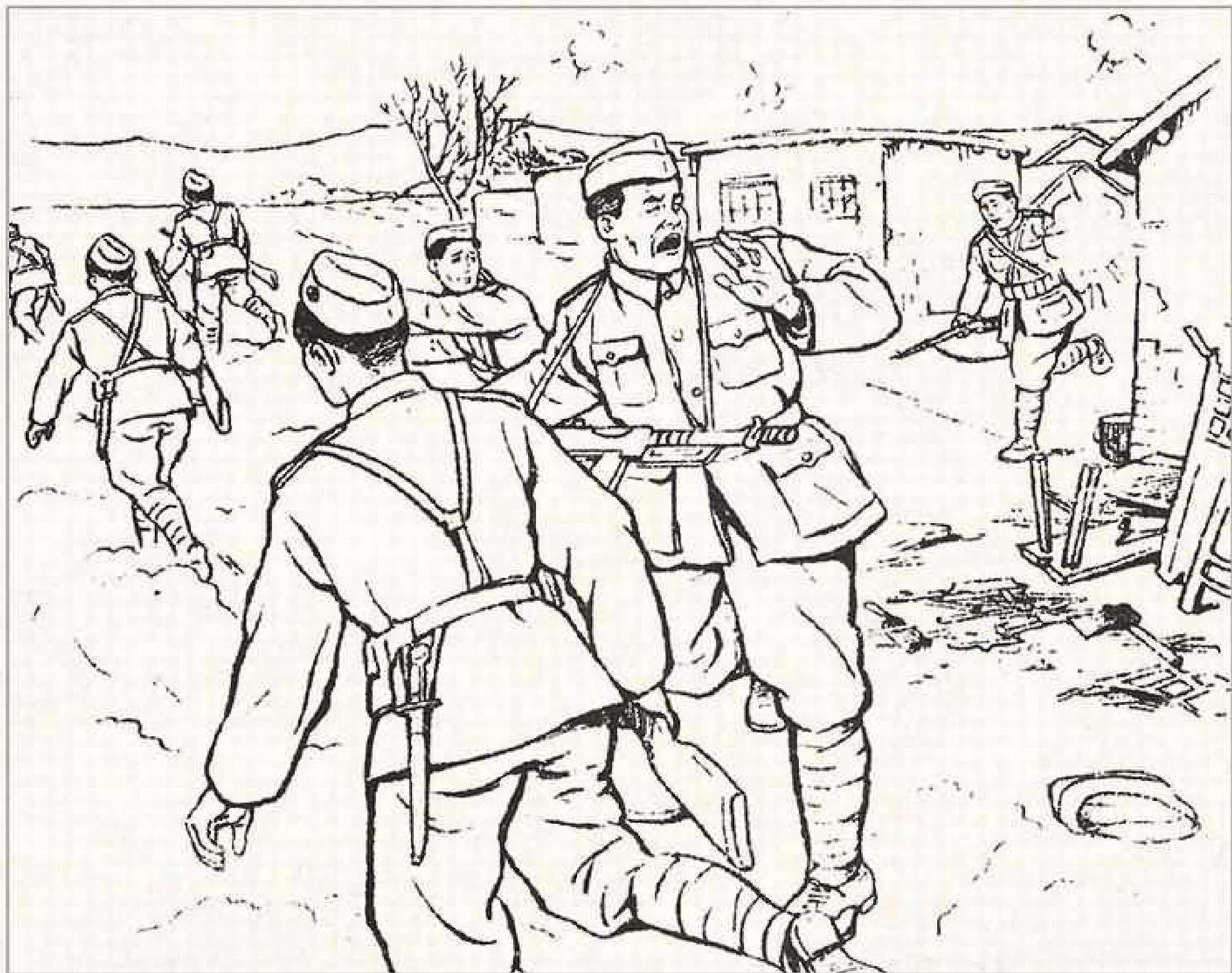
(四〇) 匪军进入庄里，凶狠狠像疯狗一样，见人就打，挨家搜查，搅得家家不得安宁。



（四一）庄里正被匪军搅得乱七八糟，民兵突然从外面打过
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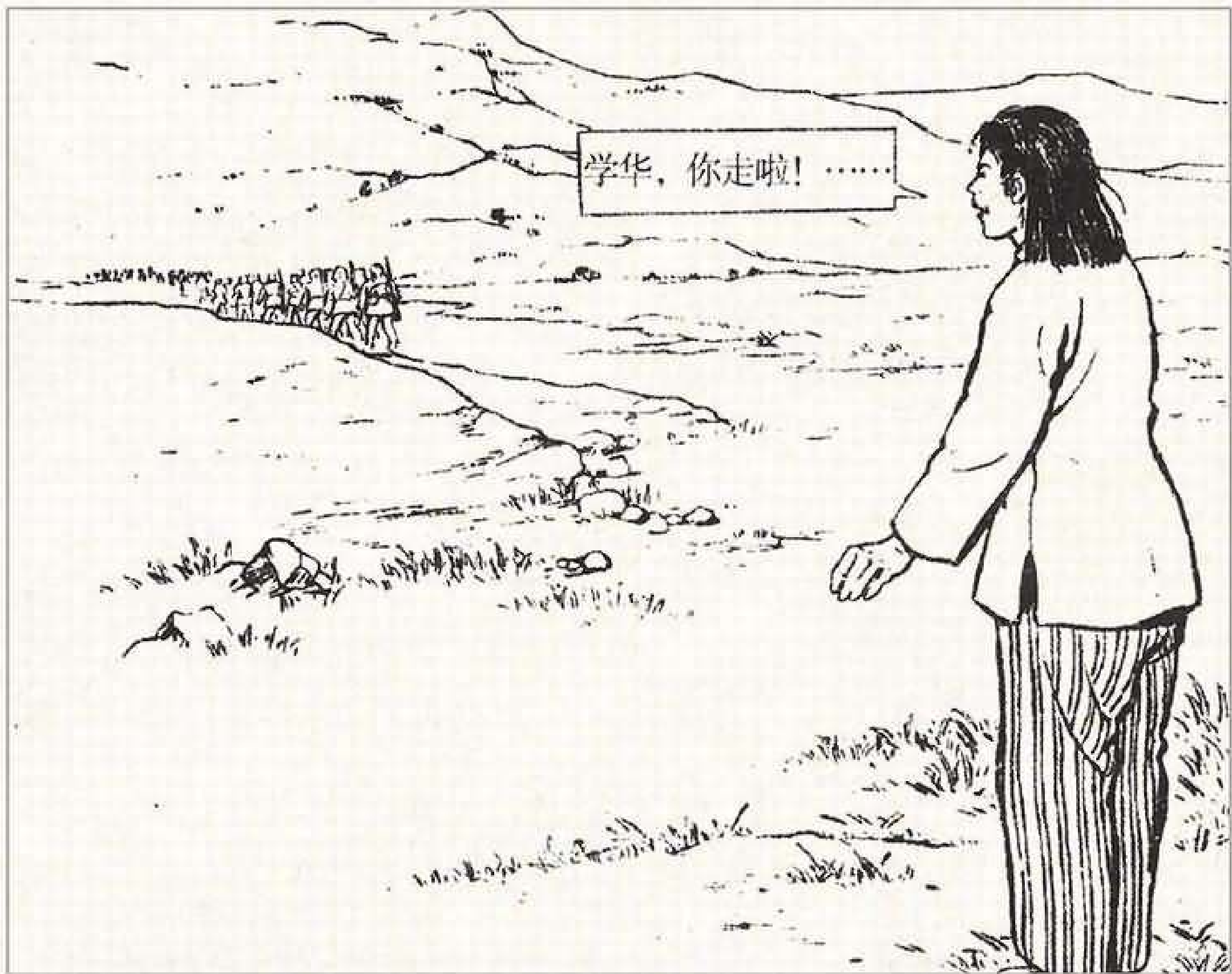
(四二) 四下响起了紧密的枪声，匪军吓得惊惶失措，向庄外乱跑。



(四三) 过了一会，匪军都跑光了，民兵打了胜仗。杜大嫂要找丈夫杜学华，便急急跑了出去。



(四四) 她跑到庄外，远远望见一队民兵，正往山脚那边走去，她不禁落下泪来。



(四五) 王九卿做了还乡团的大队长，住在坝桥。自从这次在杜李庄吃了大亏，便在坝桥周围筑起土圩子，两道铁丝网，又盖了二十六座碉堡。



(四六) 王九卿从吁胎带了一批逃亡地主，放了十七乡的伪乡保长，带着还乡团，到各庄登记户口，随意抓人。



(四七)一天，杜大嫂正在家里做饭，小花蛇李三，手里拿着一串门牌，摇摇摆摆走进门来。

喂，现在各庄办连环保，往后哪一家有罪，十家都有罪！



(四八) 李三一面说着，一面拿出一块白色的门牌，向杜大嫂要十五块钱的门牌费。

你家杜学华当民兵干部，
这连环保的门牌是白色的，
要十五块一个，快拿钱来！



(四九) 杜大嫂没有钱，只好苦苦哀求，李三眯缝着狗眼，嘻皮笑脸地凑到跟前，伸手在她嘴上一摸说：「只要你能这么马马虎虎的，慢说这一张门牌的钱，就是十张门牌都有我……。」



(五〇) 杜大嫂受不住李三的侮辱，「啪」的一声，打了那小子一个嘴巴。



(五一) 李三捂着半边脸，拾起门牌，像夹尾巴狗似的跑出门外，狠狠地嘟囔了一句：「明天和你算账，非叫你认得……」



(五二)第二天清早，杜大嫂刚从河边拎着一小桶水回来，走到门口，看见李三和伪保长潘立中带着四个自卫队冲进她家。



(五三) 杜大嫂放下水桶，想要拦阻，这群家伙不容分说，便把她连她的病婆婆和两个孩子都拖出门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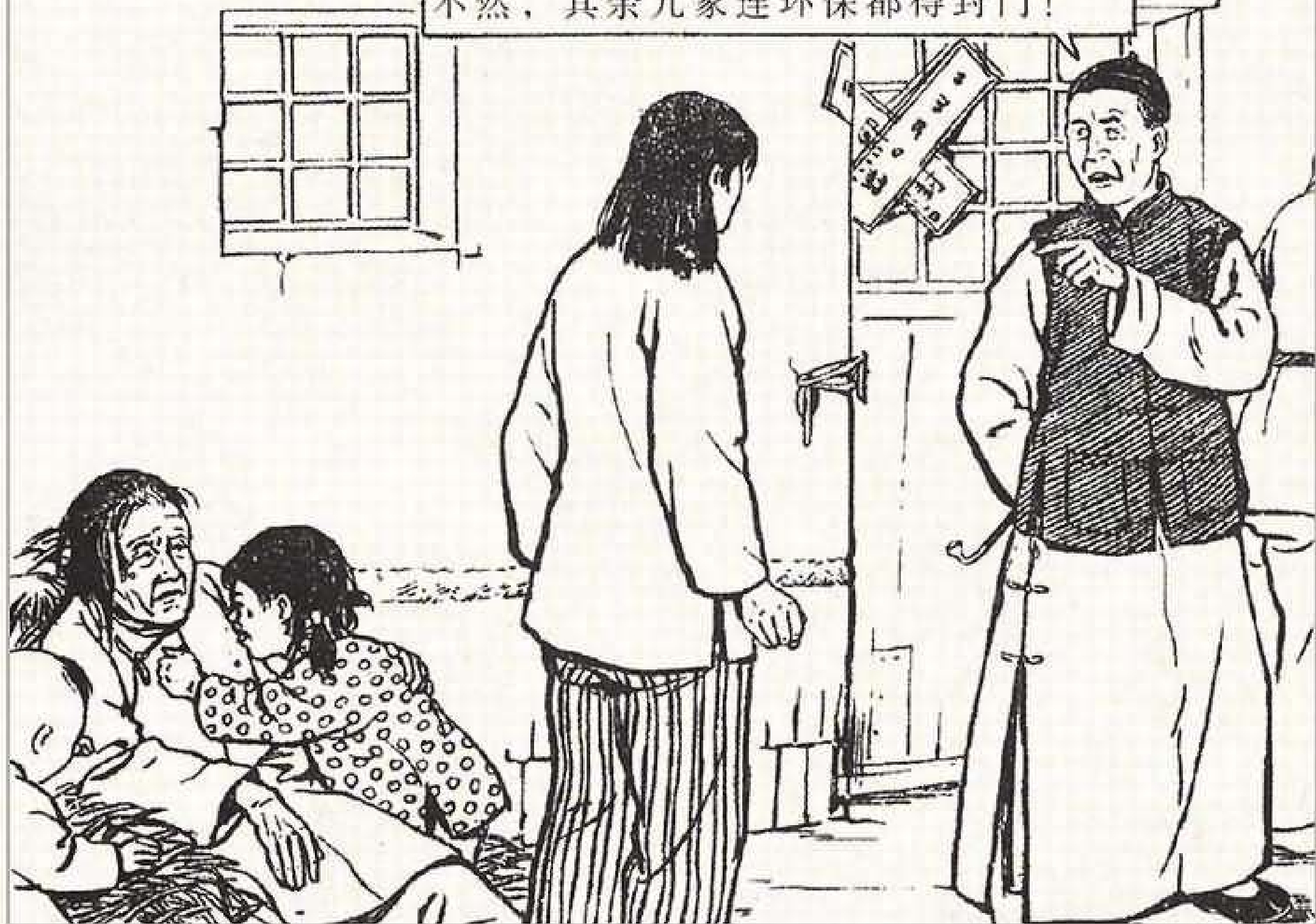


(五四)接着,一个自卫队掏出封条,上写「匪属」两字,斜贴在她家的门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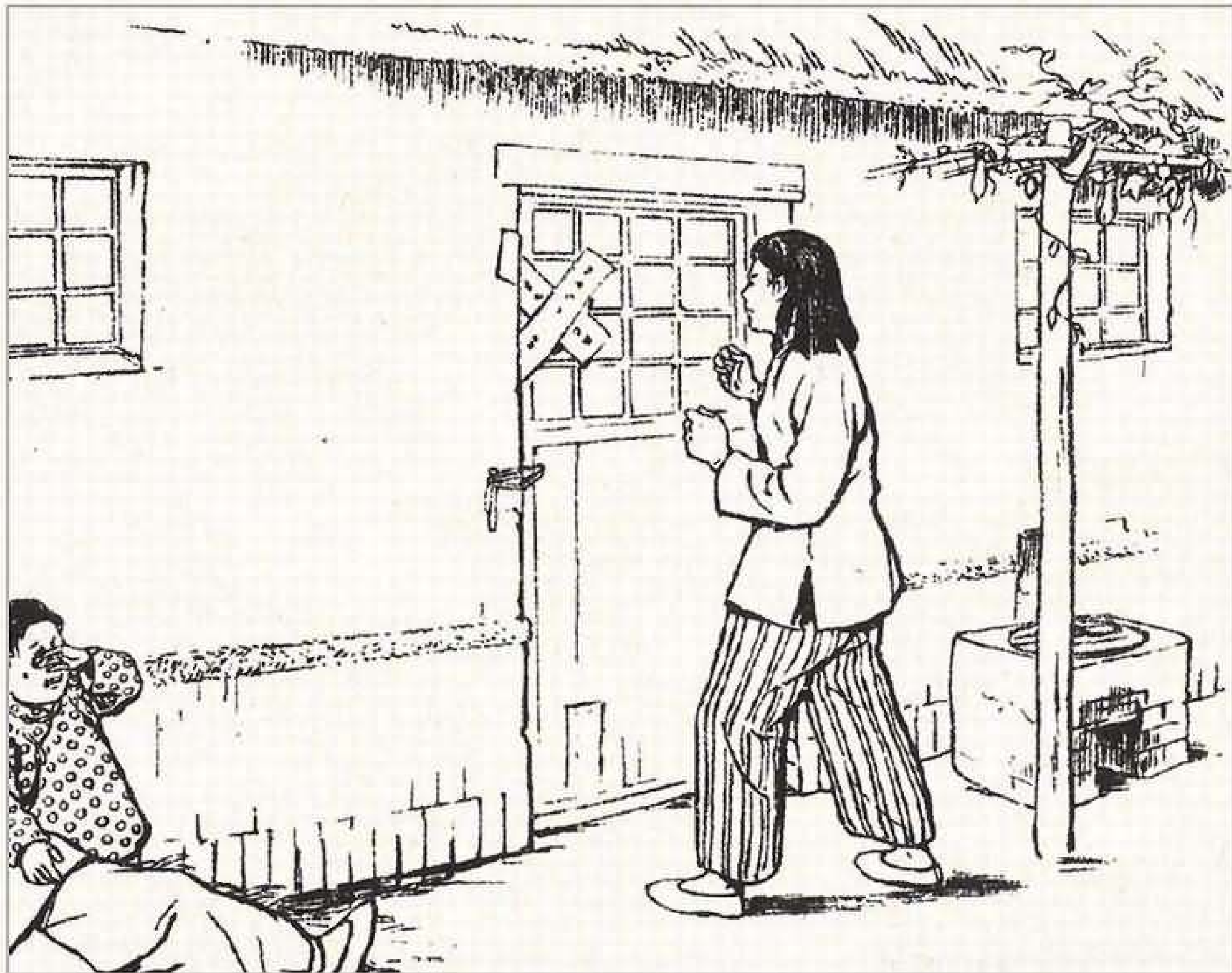


(五五) 临走，潘立中气势汹汹地叫杜大嫂找回杜学华。

你丈夫当民兵，限三天回来自新，不然，其余九家连环保都得封门！



(五六) 杜大嫂看潘立中他们走了，望了望被封的家门，一赌气就要把封条撕去，但又不敢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和仇恨。她的病婆婆和两个孩子，围在草堆跟前，哭作一团。



(五七) 庄里的老奶奶们，劝杜大嫂赶快把丈夫找回来，免得他们九家受牵累。



(五八) 村里张东舞的老婆张三娘也花枝招展地跑来，洋洋得意地告诉杜大嫂，她明天就要进山去找张东舞，叫杜大嫂也同她一块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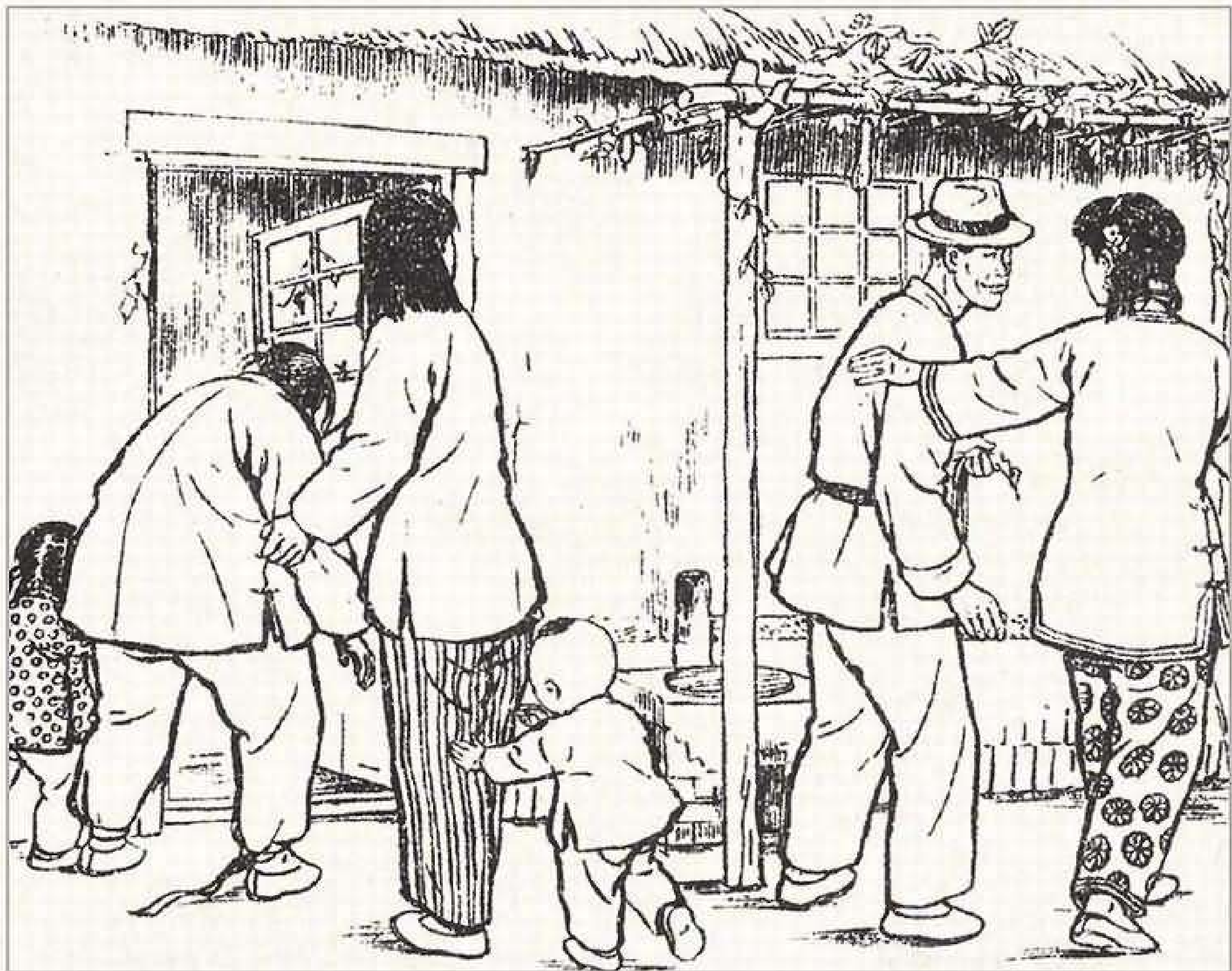


(五九)杜大嫂想了想，如不答应去找学华，那九家连环保都要受自己的连累，她不愿意害了别人，便一咬牙答应了。



好！我去我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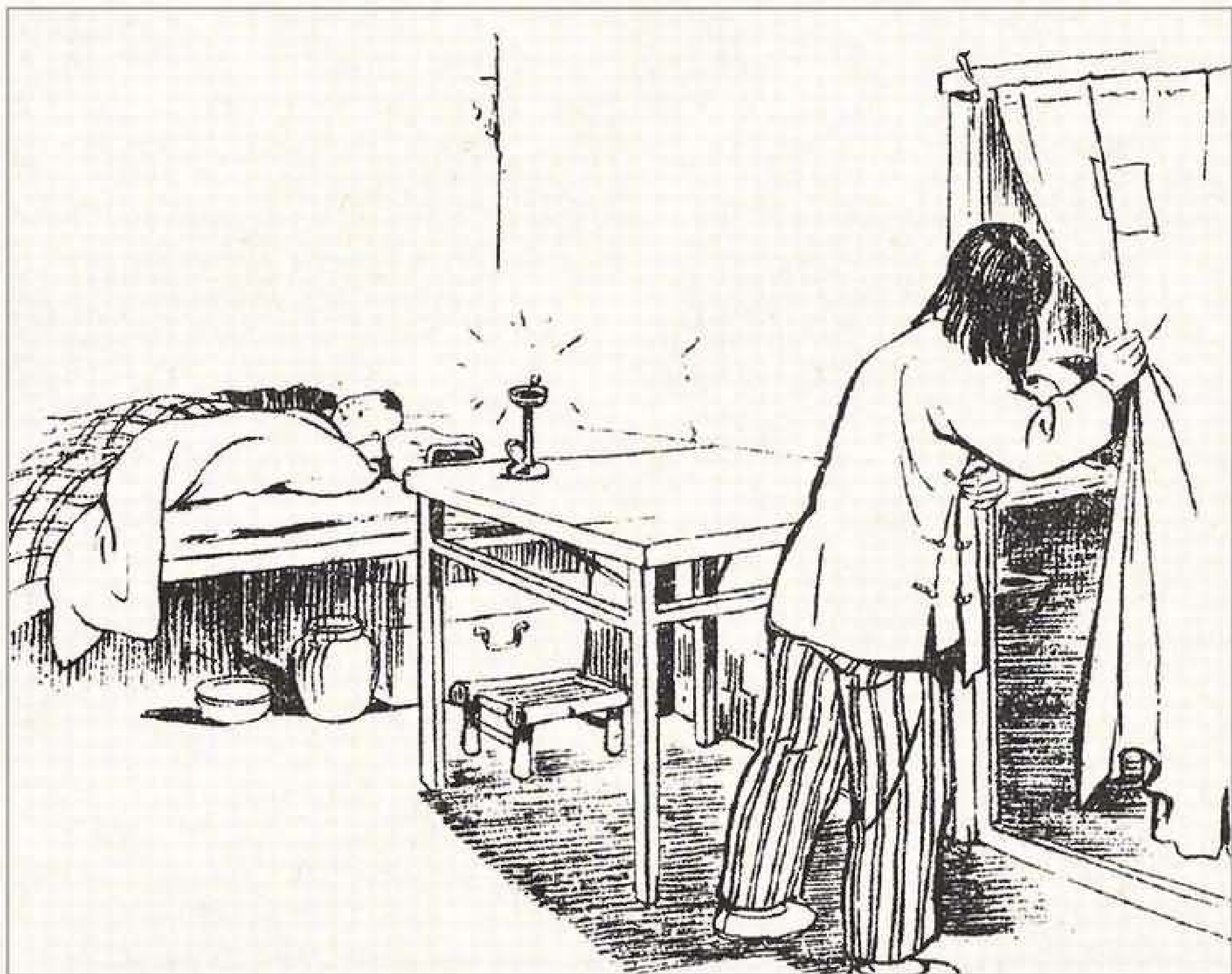
(六〇) 随后，张三娘把李三找了来，将杜大嫂门上的封条撕去，杜大嫂一家四口才又回到家里。



(六一)晚上,杜大嫂连饭也没吃,躺到床上,翻来覆去地想着心事,回忆起史萍介绍她入党时对她说的那番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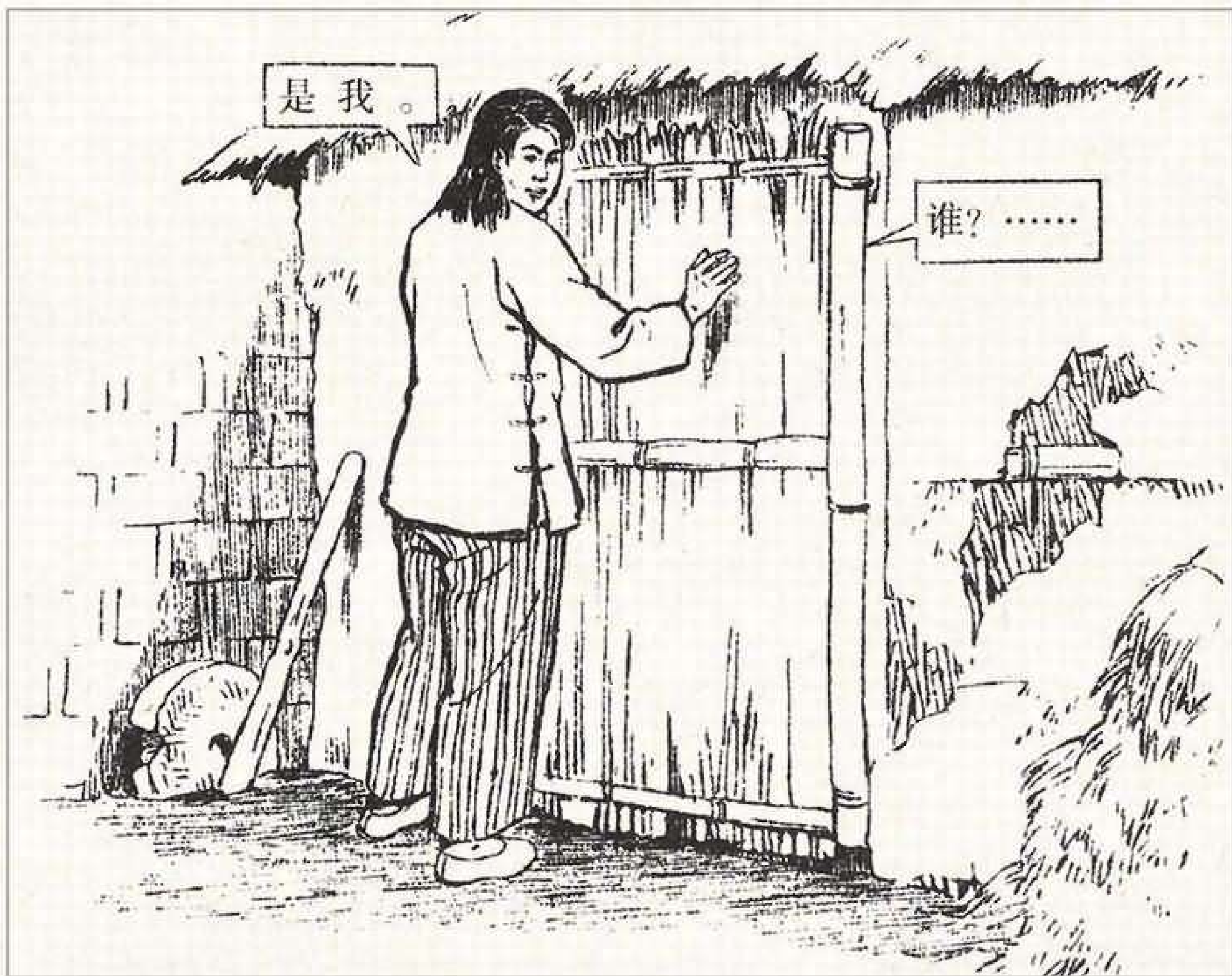
(六二) 她想到这里，心中一机灵，看看婆婆和孩子们都已睡熟，便一骨碌爬起来，去找史萍商量。



(六三) 她出了家门，村里静悄悄的，在一片月光下，她往前急奔。



(六四) 史萍是一个共产党员，这些天来，她就躲在张二嫂家的一间小草棚子里面。杜大嫂到了那里，轻轻叫门，把史萍吓了一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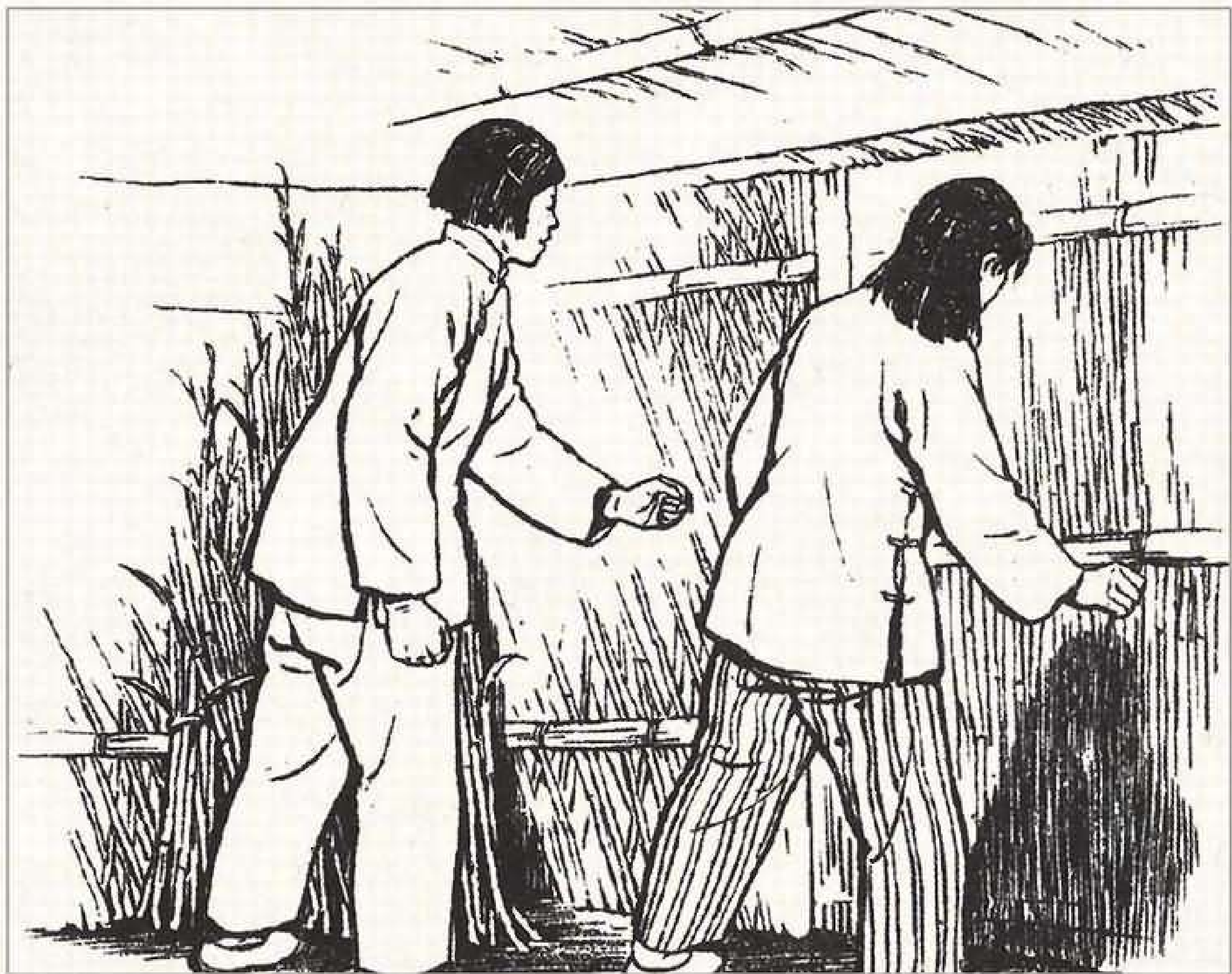
(六五) 史萍让杜大嫂进来，二人就密谈起来。



你若向敌人屈服，就是出卖党，出卖老百姓。

不，我决不！我决不去找学华。

(六六)她俩谈了一个通宵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忽听外面人声嘈杂，她们不禁心里一惊。杜大嫂急忙一把拉住史萍，向外走去。



（六七）这时，满街都是跑反的人。两千多个匪军，把杜李庄左近几个村子团团围住。



(六八) 匪军把杜大嫂和史萍连一千多名老百姓，都圈到个小洼子里，然后，押往据点去。



(六九) 史萍和杜大嫂夹在老百姓里面，被押到敌人的据点后，匪军单单把她俩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面。



(七〇) 史萍知道这次被逮，敌人是有目标的，便低声嘱咐杜大嫂她把全区妇女领导起来，和敌人作斗争，讨回血债。

你别哭，听我说，回去告诉张三嫂
你们要领导全区妇女，为党，为人民，
为你们自己，起来向敌人讨回血债！



(七一) 她俩正在低声密语，突然走进一个匪军，手提盒子枪，凶狠狠地把史萍带走。



(七二) 匪军把史萍带到李家大楼，由匪营长亲自审问。史萍怒视着那个恶魔，毫不惧怯。



(七三) 匪营长嘿嘿一阵冷笑，叫史萍从实供出全区有多少共产党员，史萍拒绝回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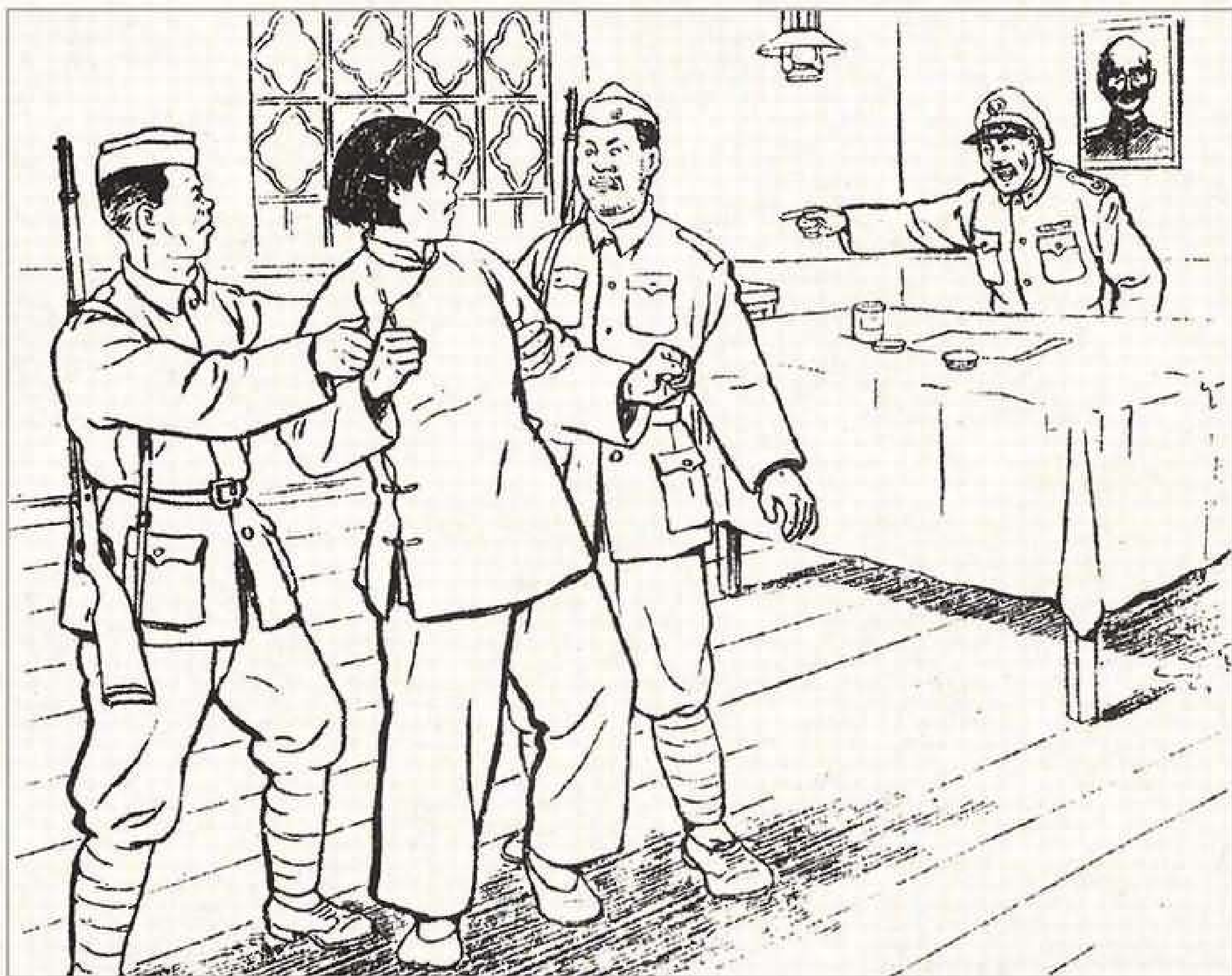
(七四)那狗营长大怒，用力把桌子一拍，发起狗威，史萍毫无惧色。



(七五) 那狗營長又羞又氣，猛地站了起來，兩脚用力在樓板上一蹬，「轰轰」一声，连屁股下的椅子都震倒了。



(七六) 随着他的喊声，上来两个匪军，把史萍带走。史萍临行时，讽刺地对那营长说：「不要凶，看你能疯狂几天，还怕人民不清算你的血债吗？」她说完便大步走下楼去。



(七七) 杜大嫂正在提心吊胆地等着，史萍已被押送回来，杜大嫂猛扑上去，抱着她痛哭起来。



(七八)过了几天，残酷的敌人，要用血腥的手段来镇压人心，在西庙大操场设了一座杀人刑场，把逮去的老百姓都集中在那里，四面架起机枪，匪军端着刺刀，在四周把守。



(八〇) 匪军把她俩并排绑在木柱上。那狗营长拉出土。尺多长的指挥刀，凶凶地晃了两晃，大声说道：「现在是自新，或是找死，两条路你拣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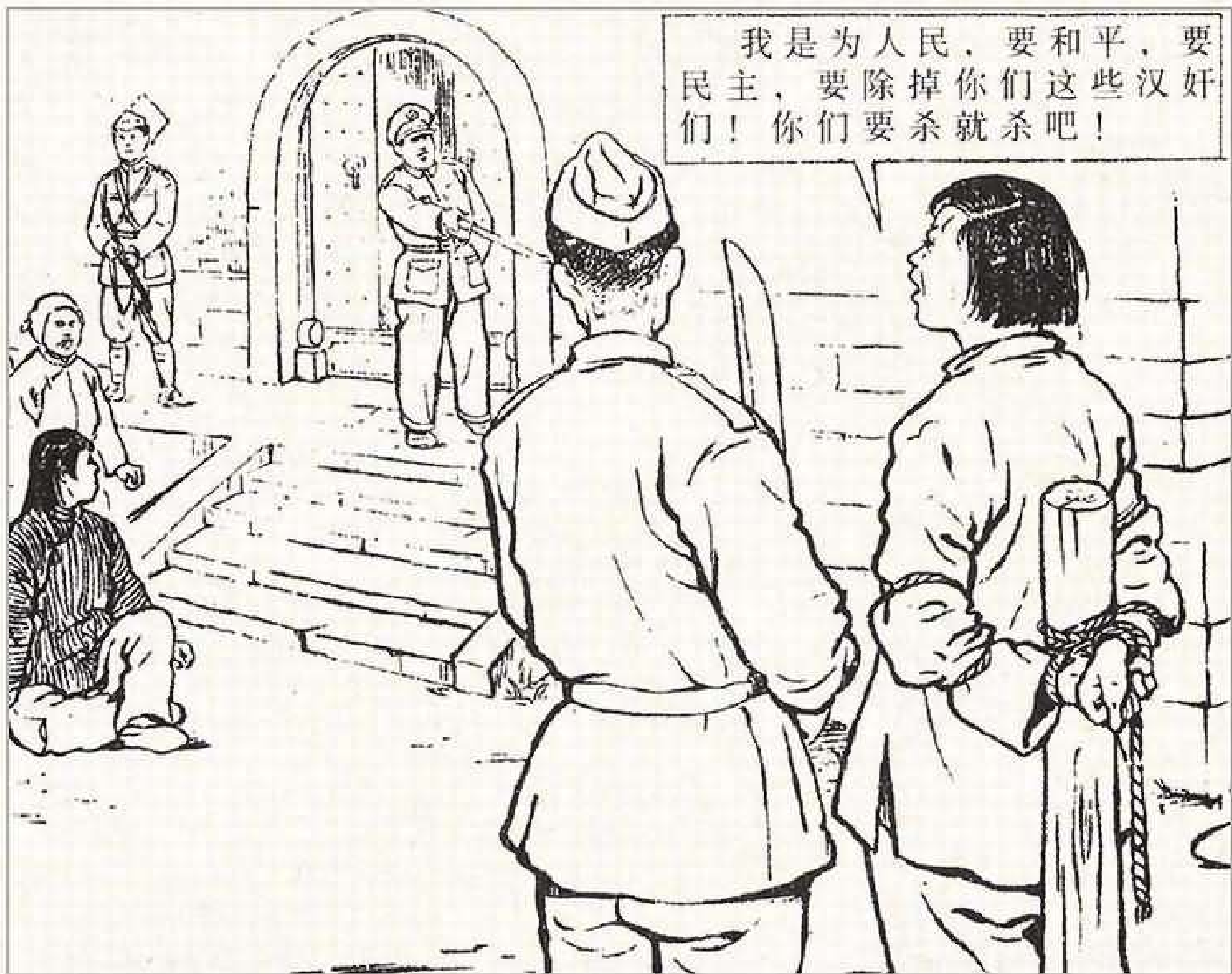


(八〇) 匪军把她俩并排绑在木柱上。那狗营长拉出土。尺多长的指挥刀，凶凶地晃了两晃，大声说道：「现在是自新，或是找死，两条路你拣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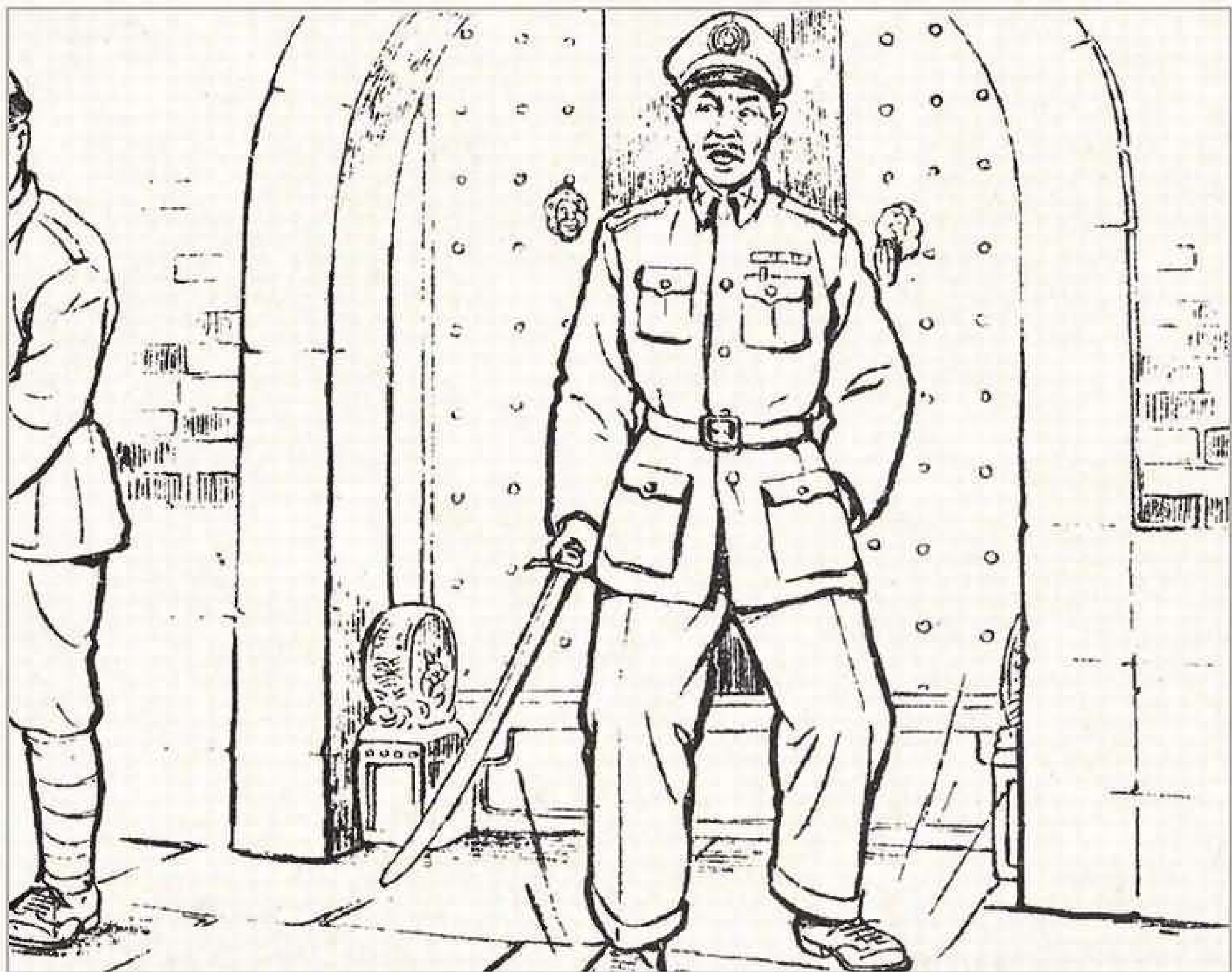


(八一) 史萍一点也不害怕，昂起头来，向四周看了看，就大声喊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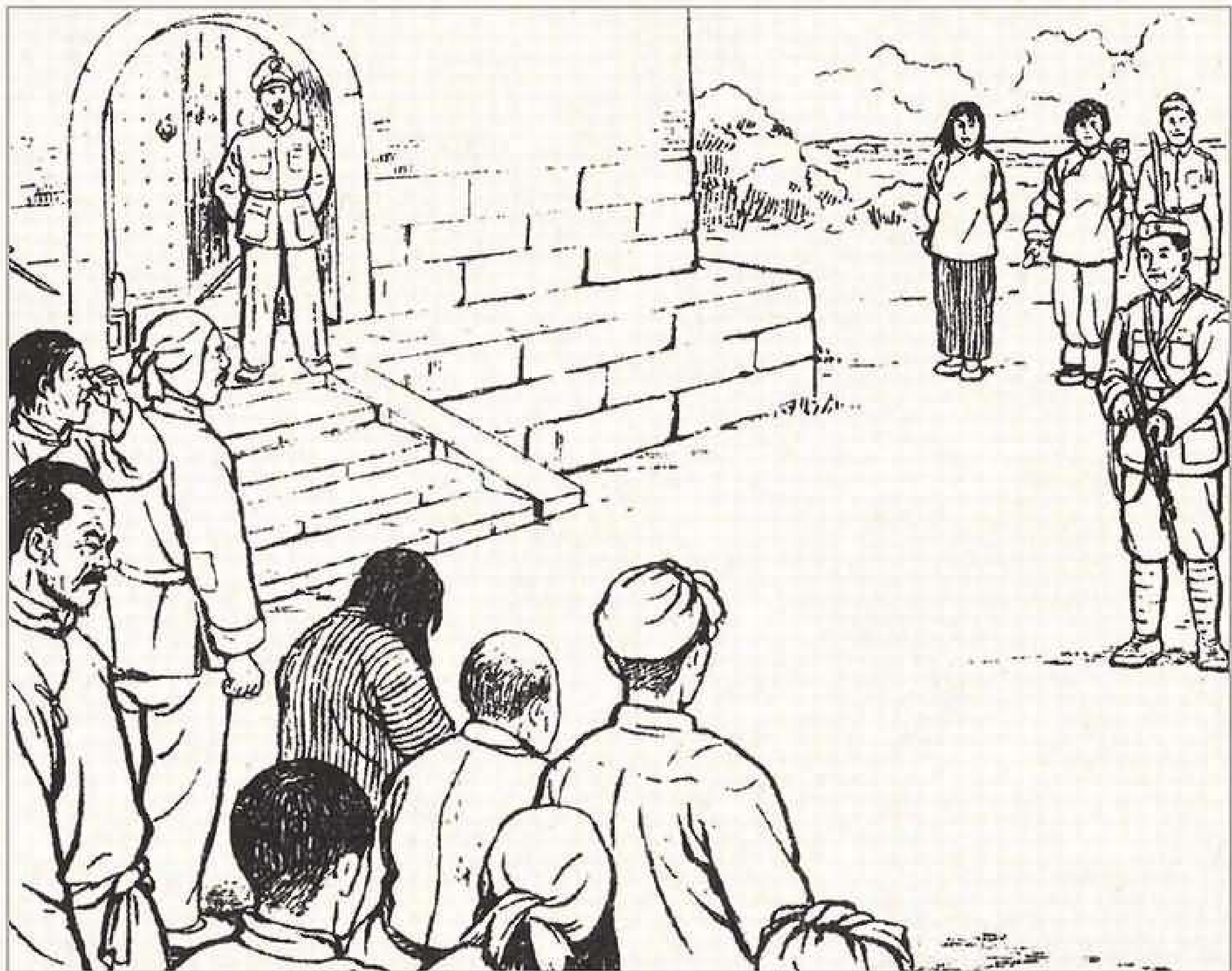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为人民，要和平，要民主，要除掉你们这些汉奸们！你们要杀就杀吧！



(八二) 那狗营长气得一跳多高，涨红了脸，喊起破锣一般的嗓子，向老百姓们说：「这是共匪，破坏社会秩序，危害人民，大家看是不是应该杀？」



（八三）他喊完了，一千多老百姓全不做声，只圆睁着满含泪水的眼睛，看着史萍。那狗营长又急又气，脸上的汗珠子有豆粒大，嘴里嘟囔着：「全是匪，都该杀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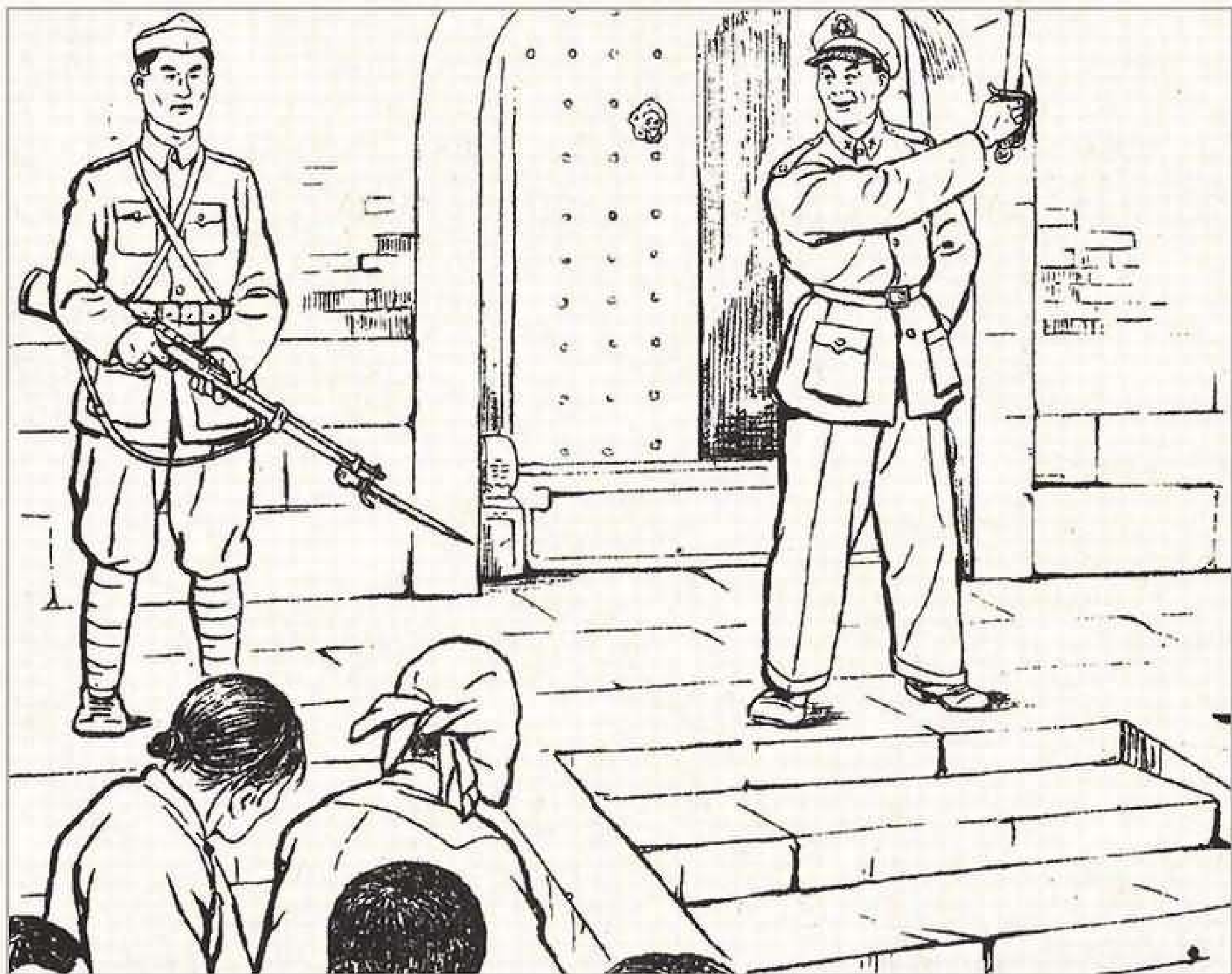


(八四) 史萍怒视着那个恶魔，接着又激昂愤慨地对老百姓喊起来。

同志们！父老姊妹们！不要怕，共产党是杀不完的！将来总有一天向这些狗东西讨回血债！



(八五) 匪军营长看老百姓都不说话，便腆着脸笑了笑说：「好，好！大家不做声就是默认同意杀了。」他向匪军做了个手势，吩咐行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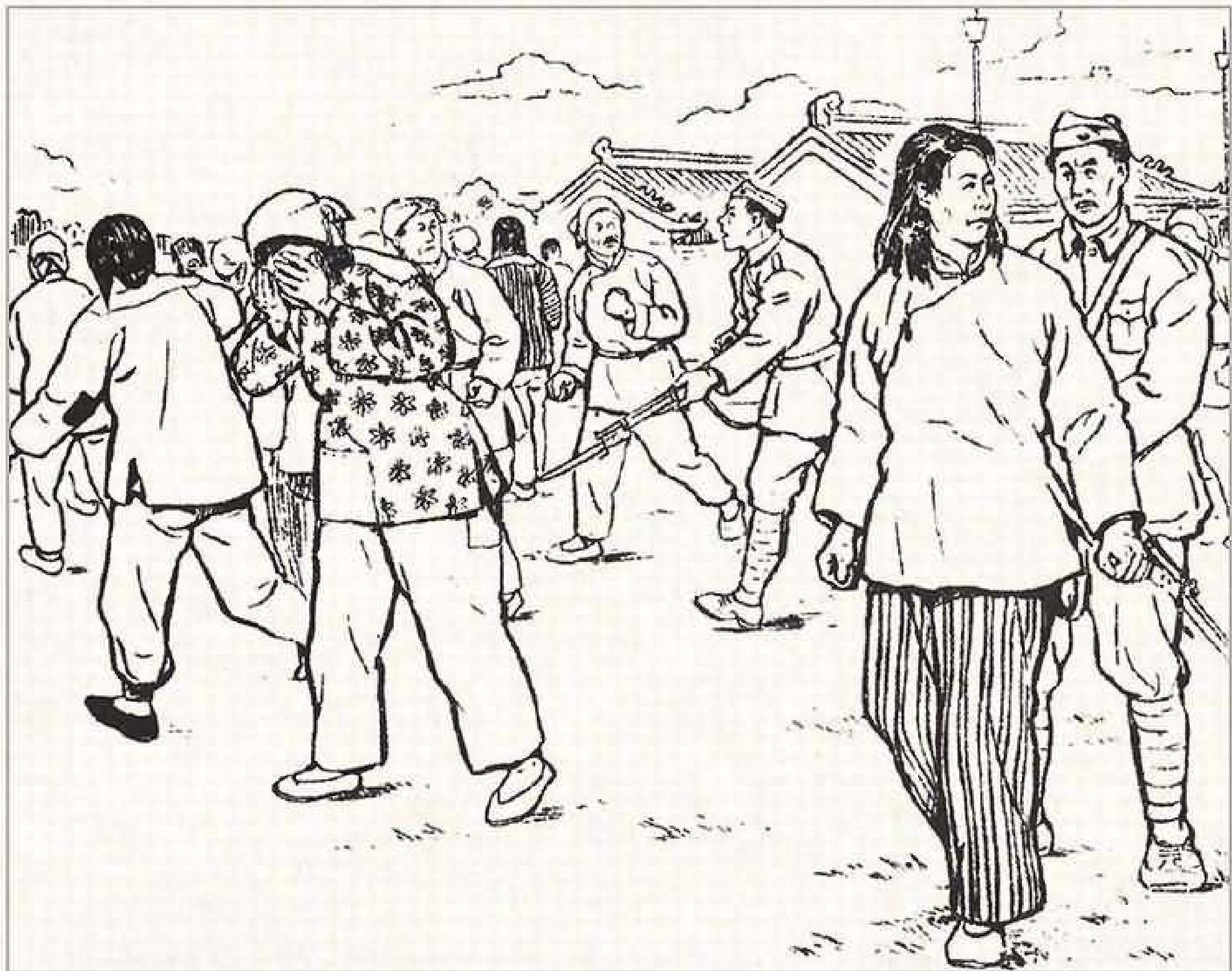
(八六) 一个匪军，手拿一把雪亮的刀，走上去对准史萍就是一刀，可怜这位为人民争自由、谋幸福的女英雄，就这样至死不屈，壮烈牺牲了。全场的老百姓都落了泪。



(八七) 杜大嫂被绑在木柱上，早已忘了害怕，她眼看着史萍惨死，心头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和仇恨。她想这回要轮到她了，不料匪军们竟没杀她，却把她从柱子上解了下来。



(八八) 老百姓都四散回家了，匪军把杜大嫂又押回了牢房。



(八九)夜里，大约在二更天左右，忽然走进两个还乡团，用手电筒向杜大嫂照了照，一把将她拖出门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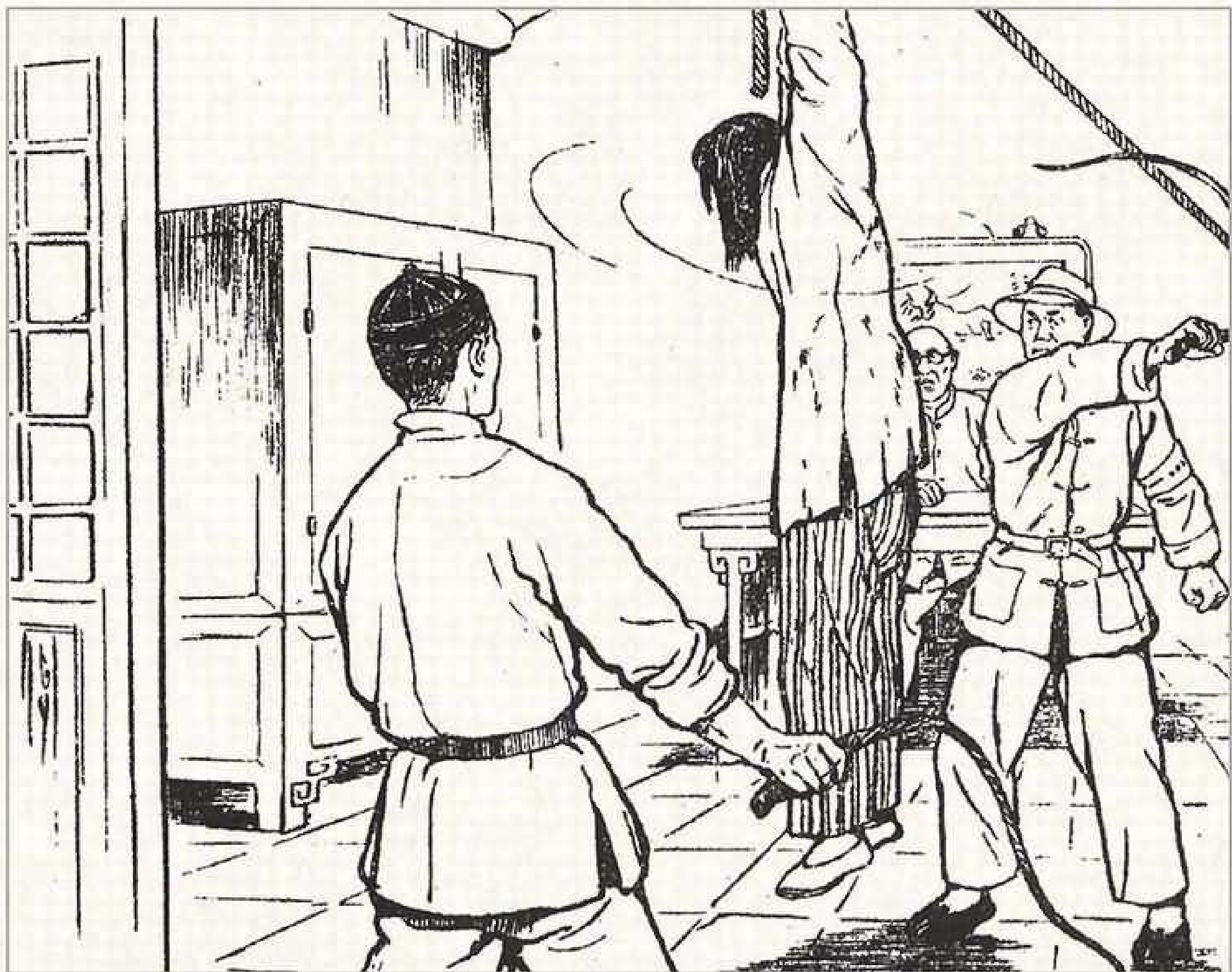
(九〇) 还乡团把杜大嫂带到一间后厅，在那里，有一个三十多岁戴黑边眼镜的人，一看杜大嫂进来，便板起面孔追问杜学华现在哪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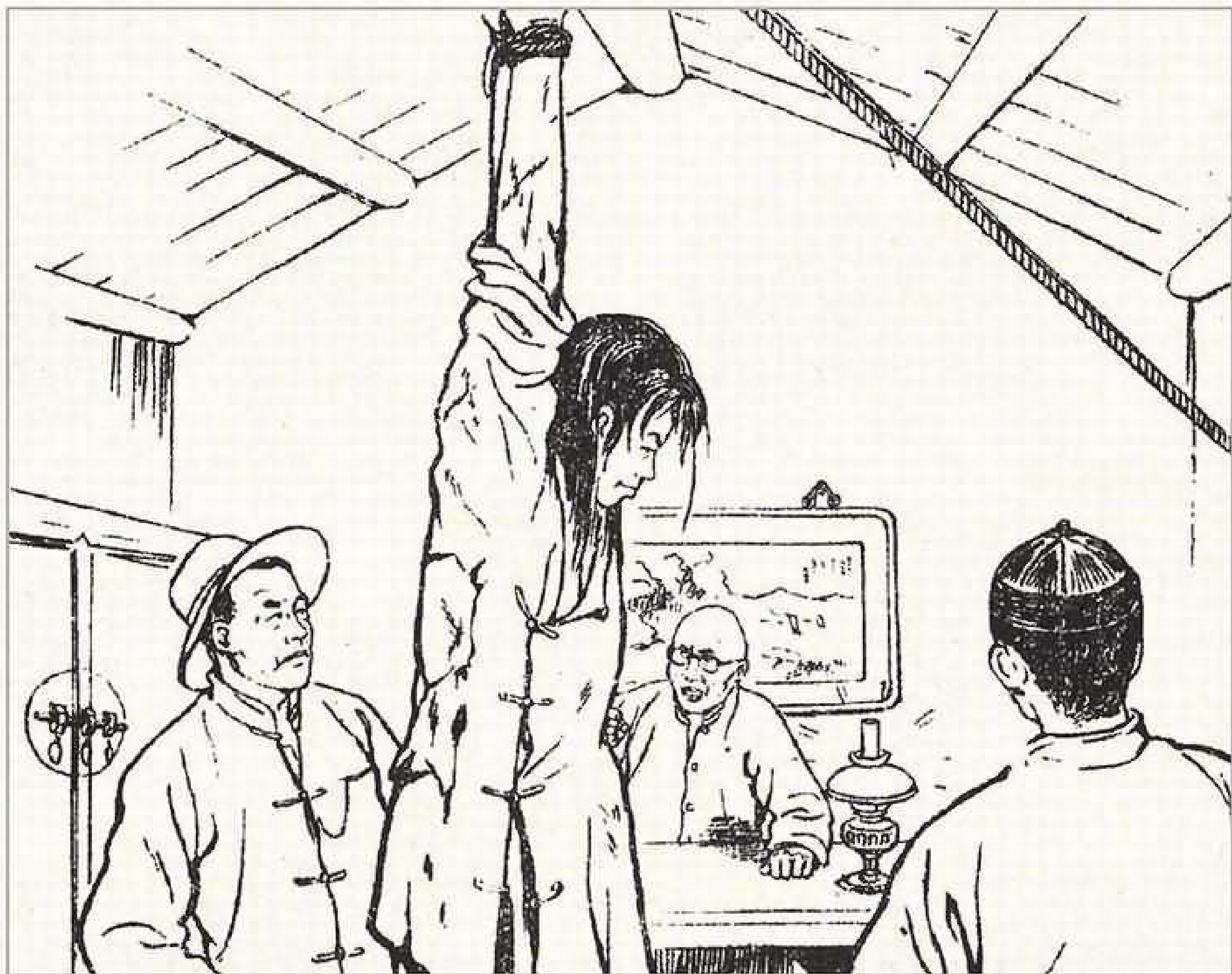
（九一）那家伙目闪凶光，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：「胡说！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若不说，就把你吊起来！」旁边两个还乡团上去，就把杜大嫂的两手反绑背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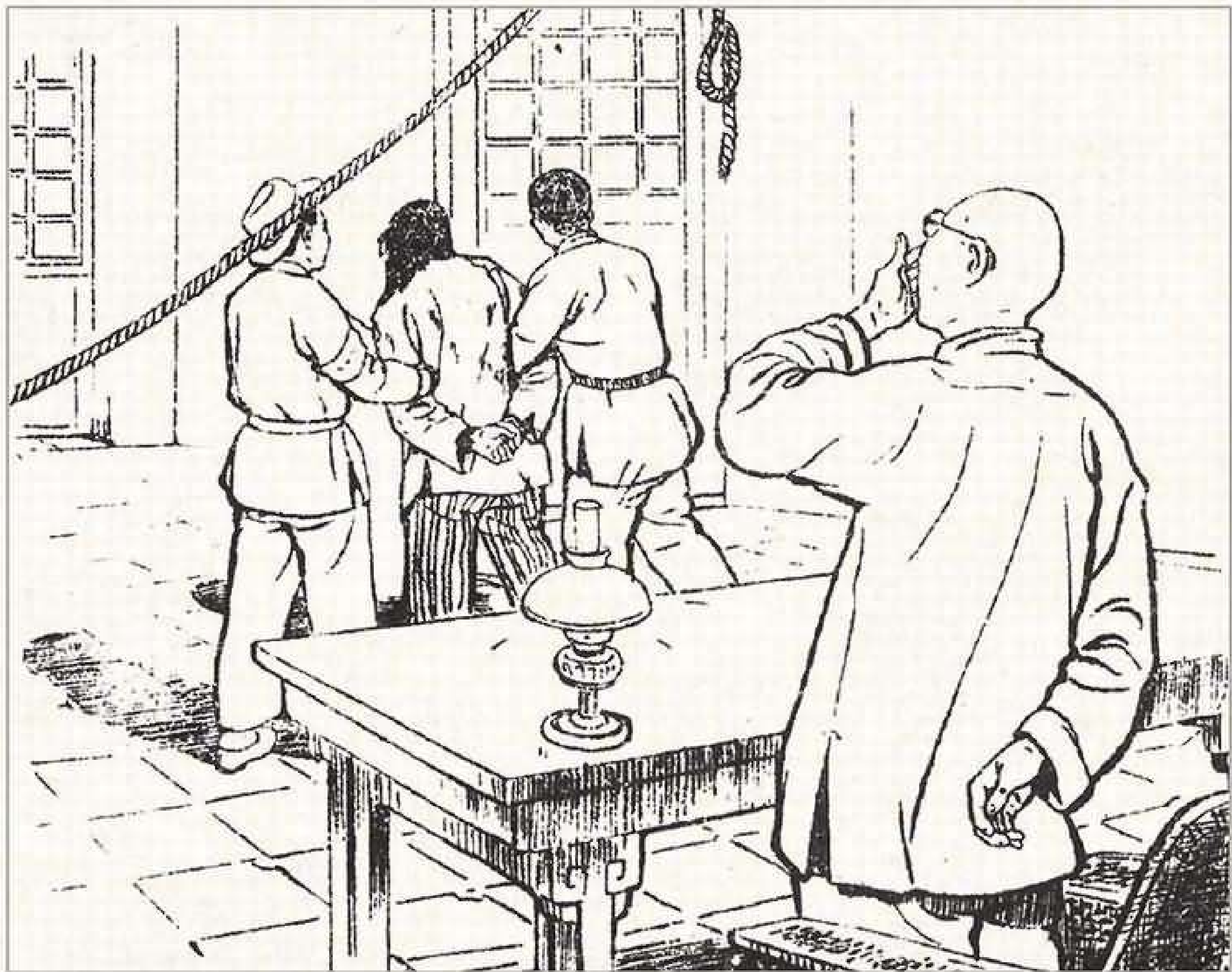
(九二) 杜大嫂还是不说，他们就把她吊到屋顶的中柱上，离地三尺多高，并用皮鞭狠狠地抽打。



（九三）杜大嫂身上的衣服，一块一块地跟着鞭子飞了，血滴到地上！还乡团仍连声追问，要她招出她丈夫的下落来，但她咬紧牙齿，只是不做声。



(九四) 一直搅到快天亮，还乡团们也疲倦得有些挺不住了，才把杜大嫂架回牢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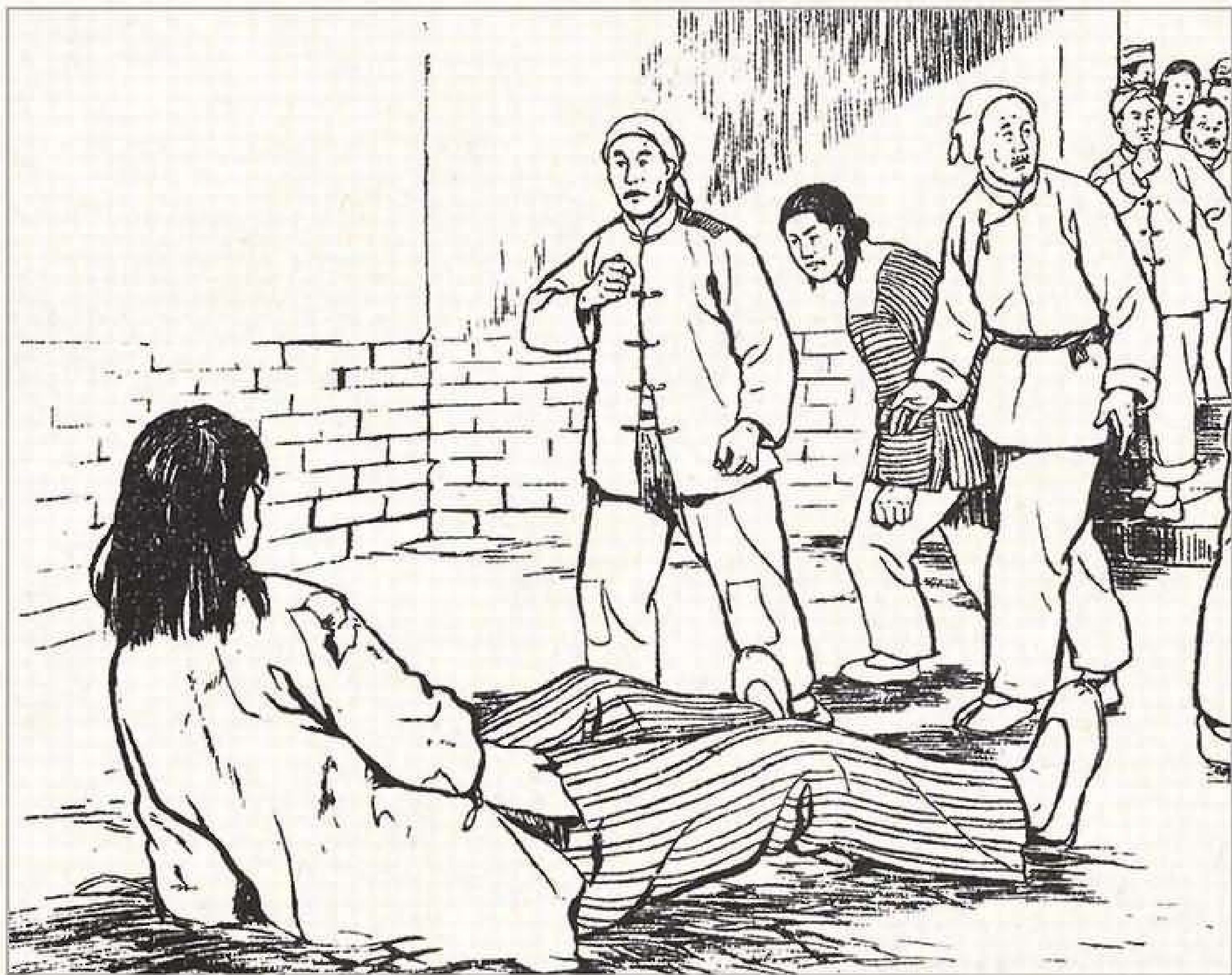
（九五）杜大嫂身上的伤痕血迹，一块一块地渗透了她的破褂子，她迷迷糊糊地倒在牢房里，一会儿想起丈夫，一会儿又想起家里生病的婆婆和两个孩子。



（九六）天亮了，杜大嫂正在似睡不睡的时候，外面一阵吆喝，三个匪军又押进二十多个老百姓来。



（九七）她勉强坐起身来，从黑暗的光线里，隐隐约约看见这帮老百姓里面，有王夏庄的村会长夏正和，她不禁心跳起来。她想：夏正和是和她丈夫在一起的，现在他被逮捕了，那么，学华呢？



(九八)杜大嫂越想心越跳得厉害自己要站起来，又浑身伤疼，就有气无力地喊了声：「夏二爷！」夏正和回头一看是她，便由人堆里挤到她跟前。



夏二爷，你怎么回来啦？

学华没回来，我是张东舞的老婆去带了回来的。

(九九) 夏正和告诉杜大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那天张东舞的老婆和伪保长潘立中商量好了，第二天，她就过河去找张东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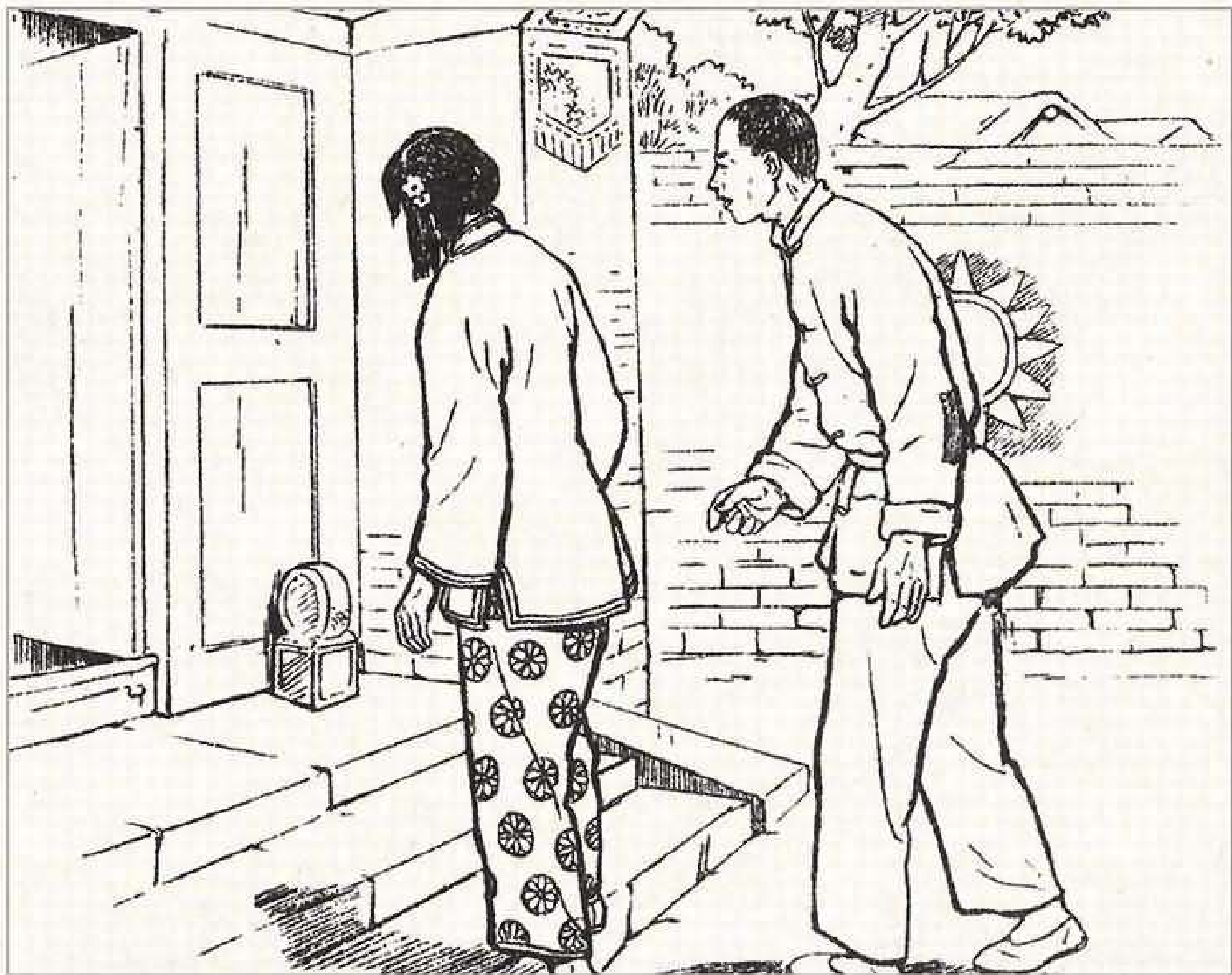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〇) 张三娘见她丈夫，又找到了夏正和跟杜学华，劝他们一起回来，杜学华却坚决反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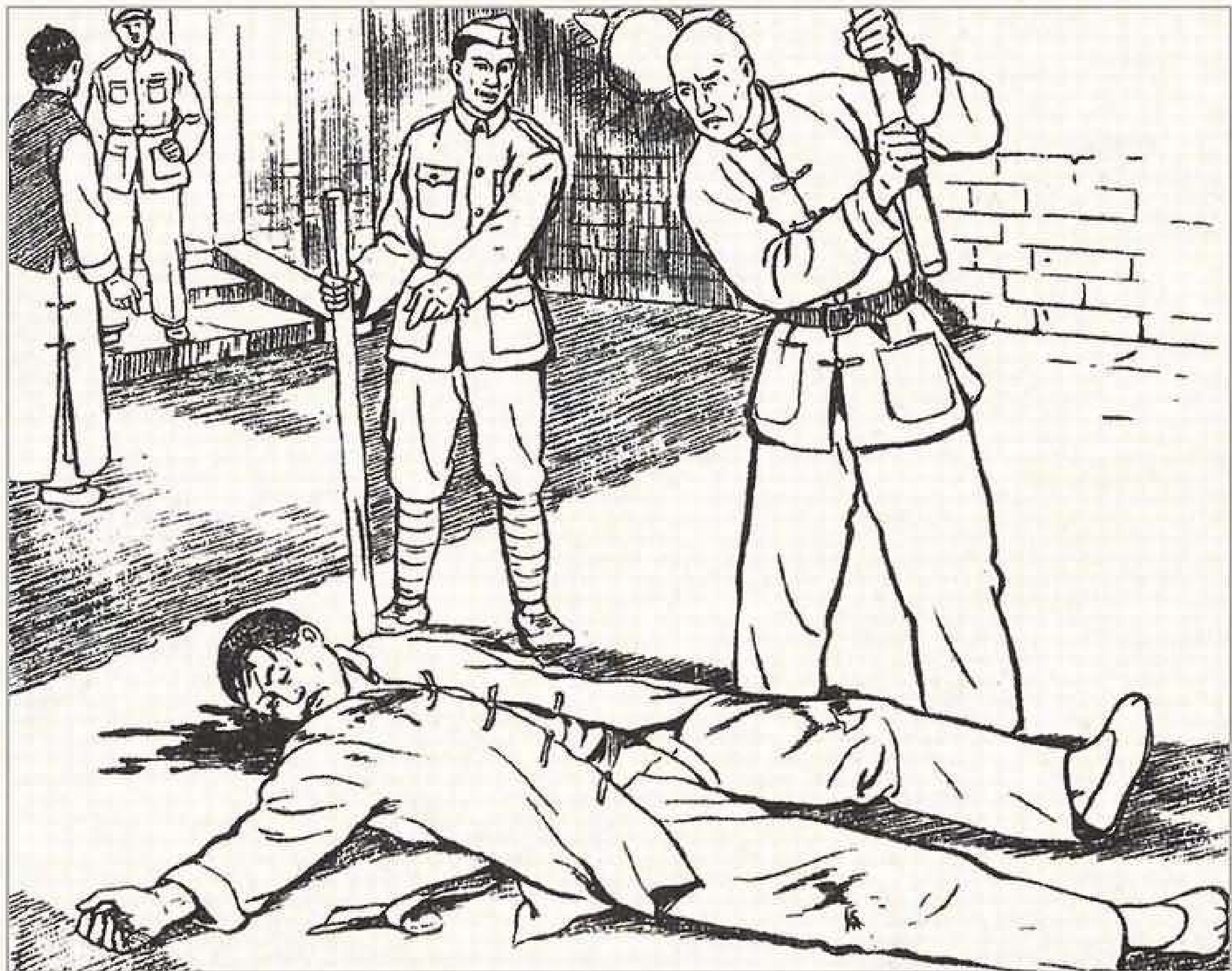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二) 结果，张东舞的老婆只带回了她丈夫和夏正和。



(二〇二) 到家后，她带着张东舞到匪军那里去自首。



(一〇三) 但是，张东舞自首才两天，就在夜里被匪军打死了。



(二〇四) 夏正和听见这消息，便连夜逃到王从庄一个亲戚家里，不料也被逮捕了来。



(一〇五) 杜大嫂正听夏正和讲述这事的经过，突然有两个匪军，端着刺刀，直对着门口，气势汹汹地说：「他妈的，不准讲话！」他俩便不再言语了。



(二〇六)过了一会，一个自卫队，手提盒子枪，凶狠狠地从速来的老百姓里面带走了三个老奶奶和一个老头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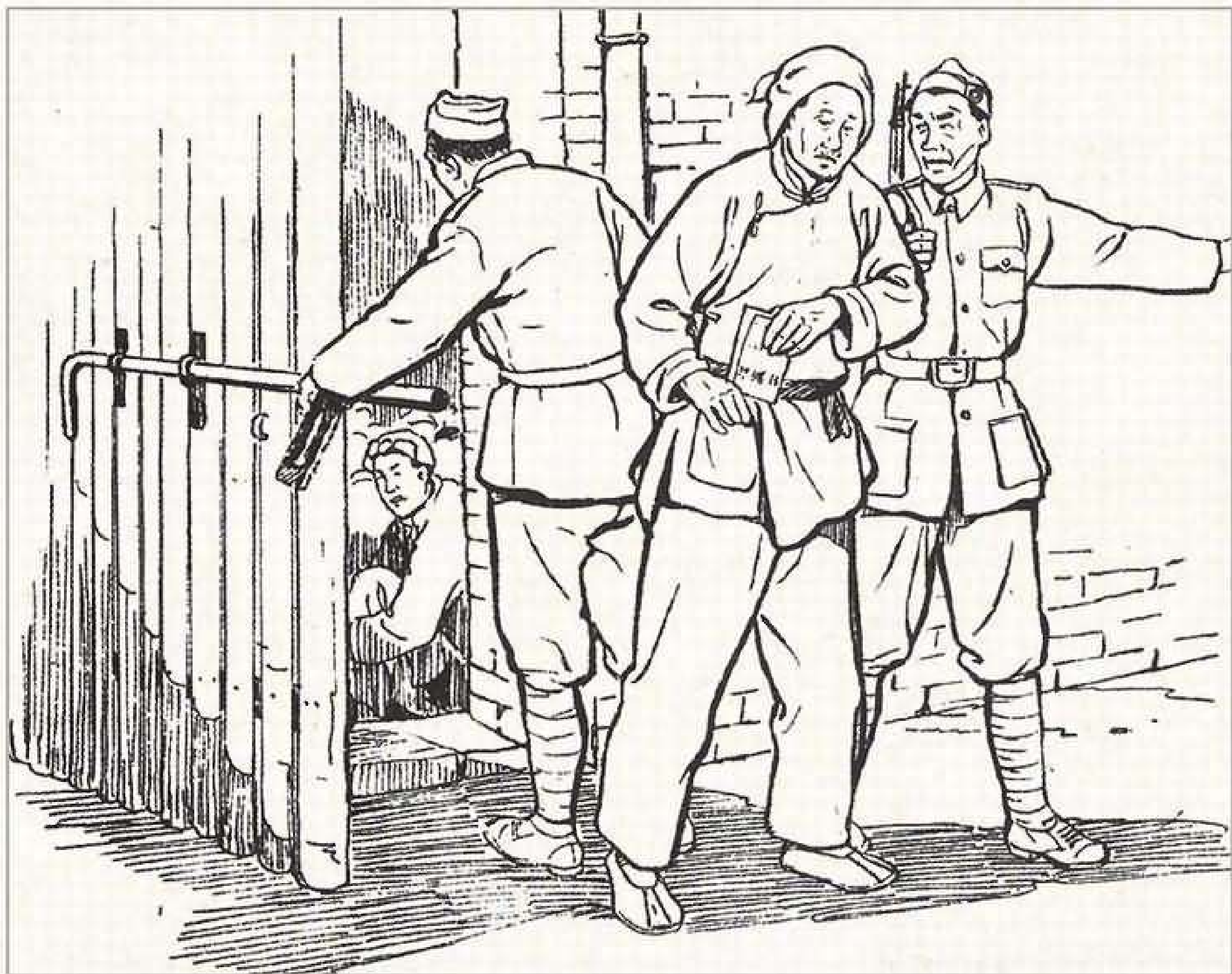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七)接着,杜大嫂就听见从后面传来「啪啪」的皮鞭打人声和一片悲惨的哀告声,使人心惊胆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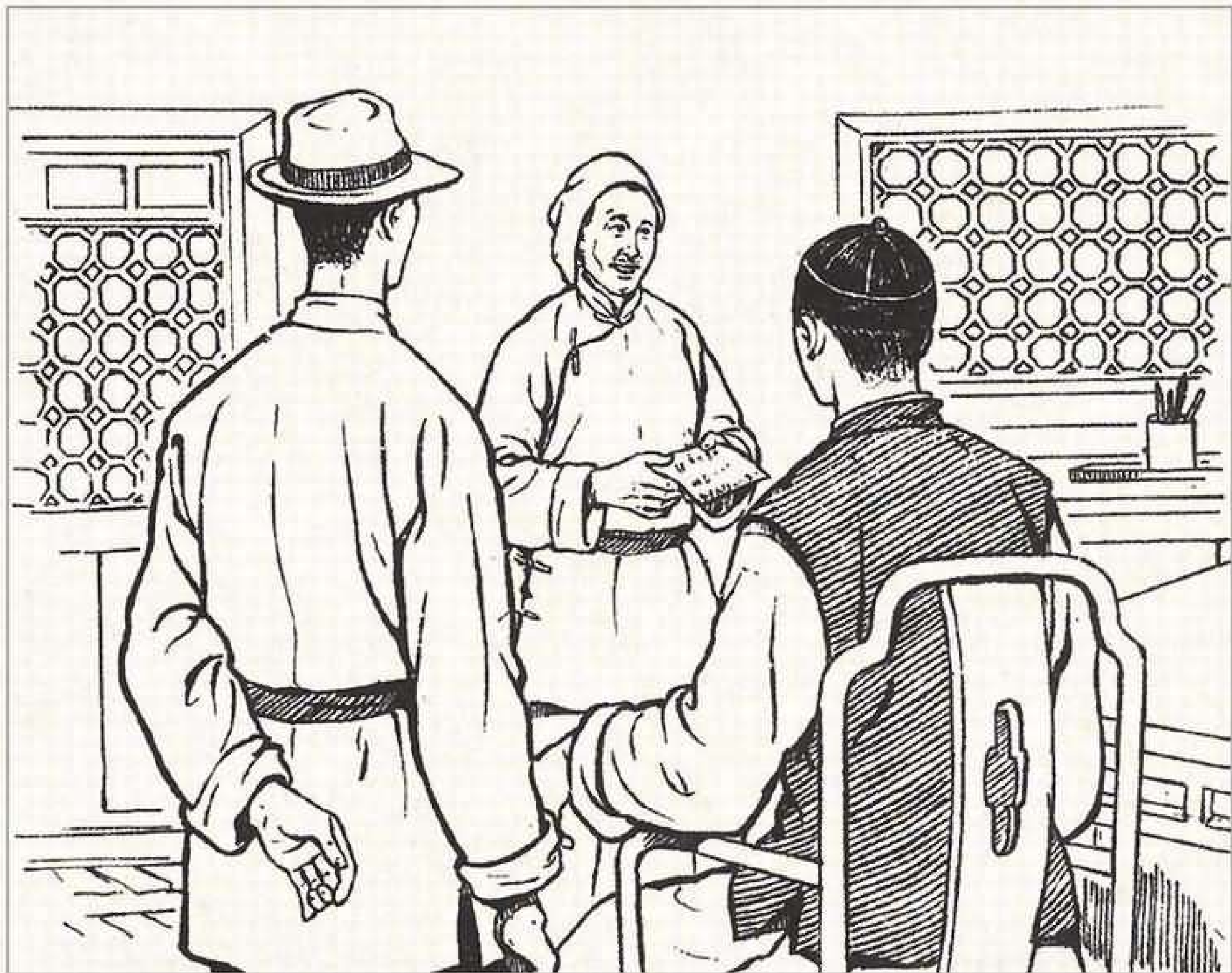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八)随后，匪军们把逮来的老百姓一个个地由牢房带出去，就听着一阵阵的哀叫声，又一批一批地被架回来，令人惨不忍睹，越发激起了杜大嫂对匪军的愤恨。



(二〇九)最后，轮到夏正和了，他一出牢门，便从口袋里掏出三天前得到的自新证，好像心里安定了一些，跟随匪军走去。



(一一〇) 伪保长潘立中坐在椅子上。夏正和一进门，便双手捧着自新证送到他面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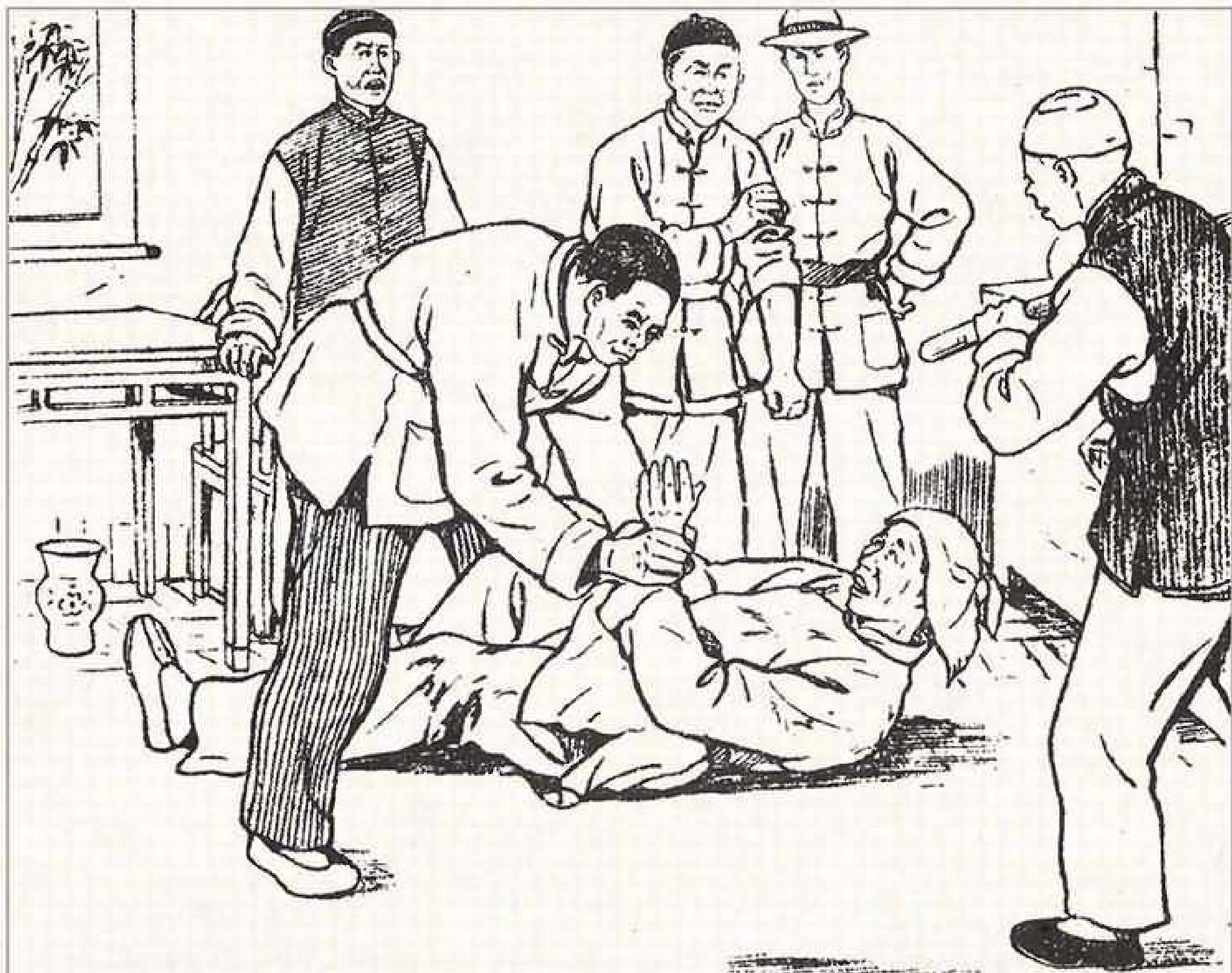
(一一一) 潘立中连看也不看，板起面孔，叫夏正和把人和枪都交出来。

我不敢再过河，
怕他们怀疑我。

准你自新，但是你得
把人和枪都交出来！



(一一二) 潘立中动了气，大声骂道：「浑蛋，你这样就叫自新吗？来呀，给我打！」几个还乡团上去，摀倒夏正和就打，疼得他爹妈乱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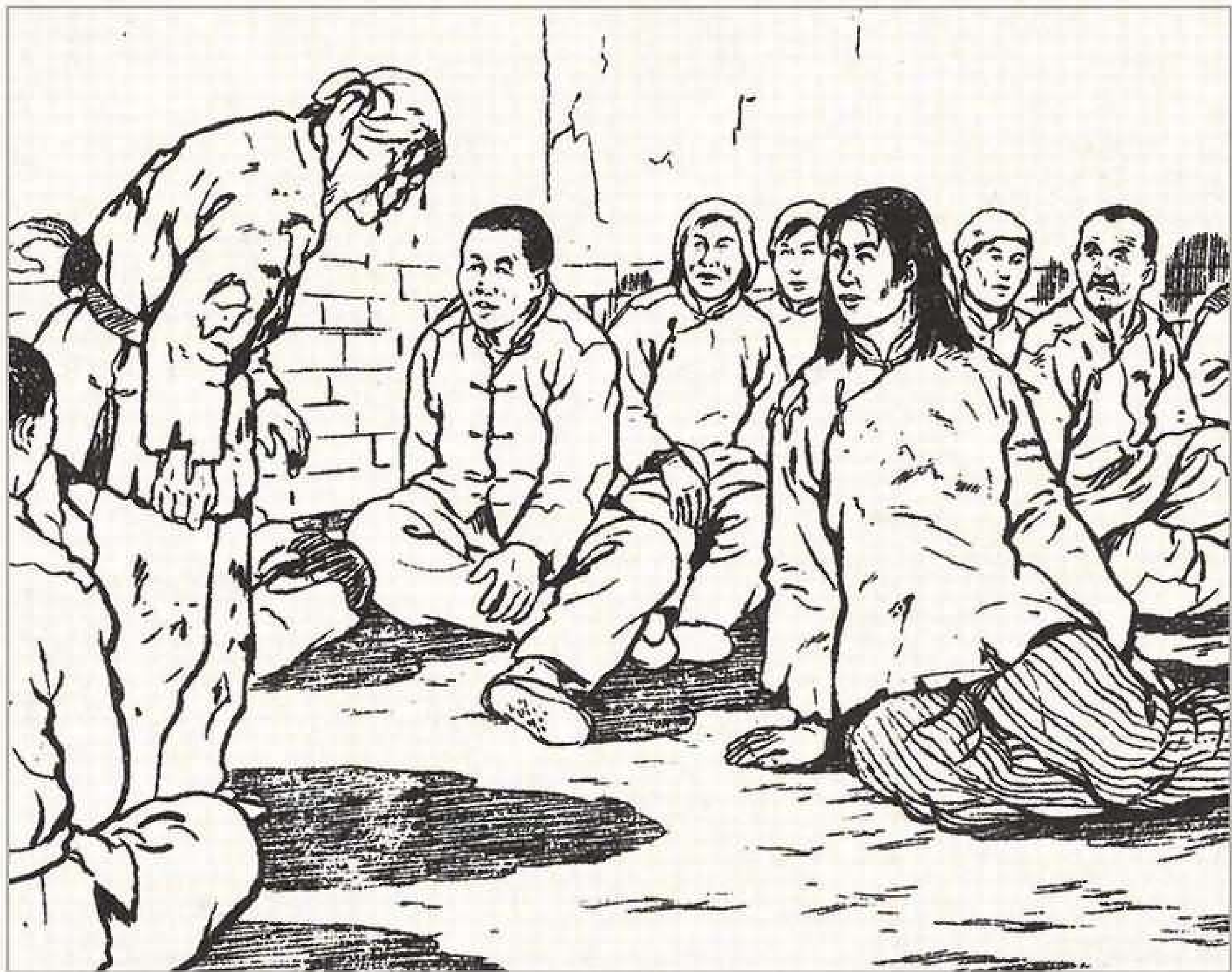


(一一三) 夏正和被打得浑身是伤，顺嘴流血。最后，潘立中叫他在牢中动员杜大嫂把杜学华找回来。

限你三天，在牢里把杜学华的老婆劝好，找回杜学华，不然，就砍你的脑袋！



(一一四) 夏正和被人架回牢房。杜大嫂看他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非常难过。



(一一五) 夏正和爬着凑近杜大嫂，劝她赶快找回杜学华，但被杜大嫂拒绝了。



(一一六) 一晃三天的期限过去了，夏正和一天被打七八次，逼得他走投无路。(待续)



杜大嫂（上册）血染杜李庄

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

邮编:300050 电话:(022)23283867

出版人:刘建平

天津美术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经销

1956 年 8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:787 × 1092 毫米 1/50 印张: 2.4

印数:1-5000

ISBN 7-5305-1693-0

J. 1693

(全集 3 册)

定价:16 元